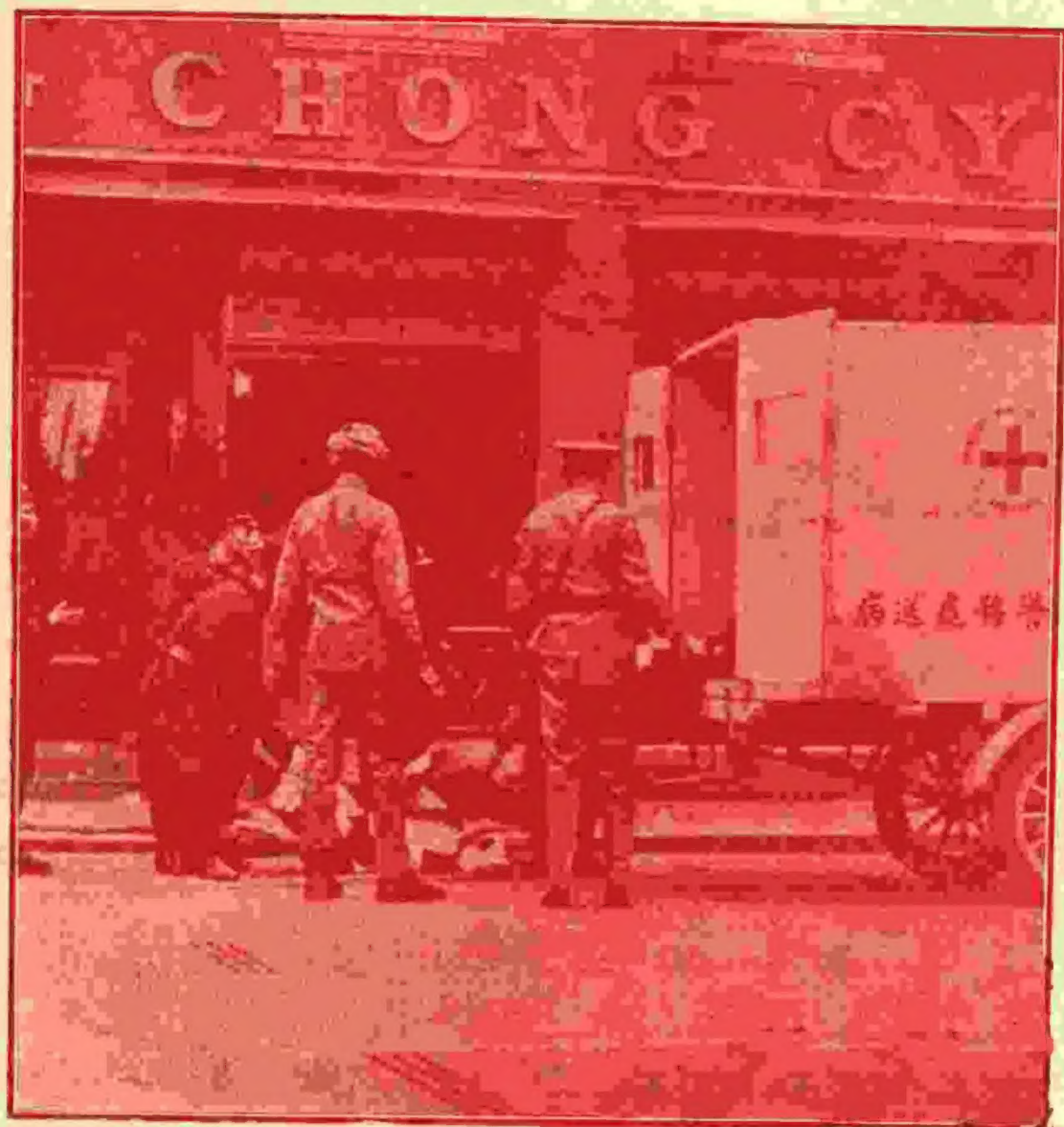


去年今日之上海
南京路



羣衆被擊後老閘
捕房前之景象

▲見去年倫敦畫報
(LONDON NEWS, 1925)

工部局大樓之一部



上海公共租界會
審公堂與工部局

會審公堂
之門前



時人彙誌



張國淦

張國淦字乾若湖北蒲圻人五十二歲前清舉人黑龍江候補道曾

充憲政編查館館員任統計局副局長民國元年五月充國務院銓

叙局長同年十月任國務院秘書長袁世凱設參政院以爲參政五

年四月段祺瑞內閣教育總長同年六月段內閣農商總長六年七

月張勳復辟失敗後段再組閣仍任農長並兼充全國水利局總裁

十一月辭職十年任平政院院長十一年六月第一次顏惠慶內閣

農商總長並兼內務總長十三年正月孫寶琦內閣教育總長同年

九月顏內閣司法總長同月政變去職本月吳佩孚恢復顏閣仍令

繼任司法總長今尙以故未就

國聞週報

第三卷第十二期目錄

時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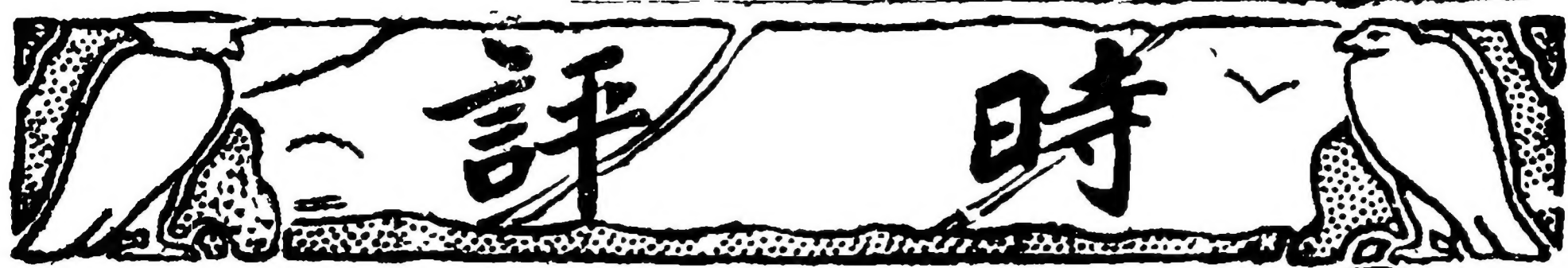
五卅紀念中箴國民.....	布雷
因五卅紀念以勗各團體.....	譚聲
望國人注意中俄關係.....	政之
吳張相會.....	慎予
國共關係之修政.....	慎予
蘇俄之極東政策.....	冷觀
再論義俄之新政體.....	受百
敘利亞之叛變.....	鄒會侯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曲諧(續).....	二北
南京之行(中).....	慎予
影戲裏的幾個小問題.....	心冷
荏苒餘錄.....	丁耘棘
鑽戒.....	詒蓀
一隻白母狗.....	凝冰
時人彙誌(張國淦)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千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凍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五卅紀念中箴

國民

布雷

空前未有之五卅慘劇。忽忽一周年矣。吾人不忍溫過。過去之慘蹟。但吾人殊不能無視當前之情形。就其大者言之。五卅事件。雖少數當事國。評指為極端派之煽動。然世界公平之論家。則固曰。中國人民國家意識之覺醒也。然一年以來。國家在一般外交上之所獲為何物乎。不平條約改訂且未能。違言取

國之行動限制且未能。違言打倒。即以最低調之關稅法權兩會議。猶且不能得絲毫。則自命力爭國權之吾人。將何辭以謝天下。此其一也。就五卅事件之本身言。既經我外交當局送致牒文。提出要求。固已成為一種正式之交涉。然事亘一年。而交涉之未結束也如故。代表列強之使團。既一再以延宕推諉敷衍之手段。對付我外部。又時時越出外交常軌。如逕自送致七萬五千一之支票。於滬交涉員。以戲弄我外部。責任部分。始則蔑視我外部之抗議。而進行重查。重查矣。報告又不一。既不一致矣。又僅僅做到個別發表為止。畢竟當此交涉之衝。之使團對重查報告。取何態度。亦不聞有何公表。其對我外交當局。尤無明白交代。既不令談判決裂。亦無繼續交涉之意。無形停頓。瞬又半年。此又其一也。五卅事件。既為國家受辱之事件。政府以外。猶有國民。大量之經濟抵制。縱不可能。然飲食服御。權操自我。精靈貴賤之間。儘有選擇餘地。而乃臥薪嘗膽。徒聞紙面之呼號。跡其實際。不徒不知膽之苦。而洋烟洋酒。日日沾唇。不徒不知薪之棘。而洋履洋冠。依然在御。非買同盟。本為策應外交許多工具之一種。其效與否。本不可必。然且無信不誠。至於如此。是何怪他人之目笑。此又其一也。恥辱猶新。環境無改。驚心歲月。忽又一週。政治權力既迭為變遷。內外高壓。又接踵而至。無可奈何。而唯以營幕營幕。表後死永念之誠。然而已枯之骨。何取乎哀榮。虛擲之軀。豈勝其冤抑。嗚呼。犧牲者之目。終不瞑矣。

政治之事。待決於事實。外交為國際間之政治活動。其表面雖似有繫乎是非。而非之評價。為可變移的。其變移則一依乎力的活動與事實。故國際環境之改善。待他人自動的覺悟。猶愚夫坐待河清。唯示以實力之不可侮。乃可使如水就下。例如廣州政府。即深明此中奧竅者。據南遊歸客言。香港商業。自航道直趨廣州。視一年以前。減退十分之七。曩日以昂貴著名之房值。今則召租招貼。滿目皆是。且粵港之間。從來交涉。祇有粵吏赴港。從無港員赴粵。如其有之。自今回始。夫如此情形。在外國豈不異常憤嫉於廣州。然而終不能不移樽就教。則知放言高談。祇有招人輕視。唯力的運用。方足招致尊重。且姑勿論外交形勢之如何。而廣州在經濟上之所得。固已足償其努力而有餘矣。論者或

謂此種舉動。唯統治者主持於上。而後乃可奏功。此言自有一部之真理。然努力之道。不止一端。機會之來。貴能因應。譬如去年夏間。有多。海員。枯坐待業。假若資本家中。善用機會。儘量吸收。無論如何。宜可爭回一部之航權。而相當發達本國之航業。以一例萬。則五卅案發生後。失敗之恥辱。豈得專諉其責於政府。倘此外交形勢。室異異常。悲憤激昂之情緒。隨痛苦之回憶而瀰漫於各界。愚於此際。他無可言。唯願吾親愛之同胞。覺悟七尺昂藏之軀。時時皆有盡其在我之作。爲人人皆各有若干內蘊之潛力。患不運用。不患効能之不生。勿使擲勿虛耗。勿以交猜互忌。而自分其力。若諸集會游行。作講演。散傳單。臨時則高呼。事過則淡忘。以此而求外交之改善。吾斯之未能信。蓋天下事。只有事實可改變事實。未有呼號能改變事實者也。

五卅紀念。在萬周年。而交涉條件。迄未得相當解決。吾人痛定思痛。當謀所以繼續此運動。求最後之成功。一方面減少犧牲。一方面增加效果。而發縱指示。爲此運動之中心者。厥維團體。蓋團體者。表示民衆能力之最適宜之組合也。去年今日。此轟轟烈烈之五卅運動。誰操其柄。胥曰工商學聯合會。然而一年變幻。所謂工商學聯合會者。其生命且不獲存在。至推論其不獲存在之因。雖以時勢之推移。環境之壓迫。居其大部分。然組織之不能完密。與分子之不盡純粹。亦其致病之由也。

因五卅紀念勗各團體

譚聲

自工商學聯合會自動解散。而各界愛國運動。已不免有羣離無首之現象。散沙一盤。搏結爲難。運動之力量。遂亦因之減少。雖然。亦有一二團體。朝夕爲恢復聯合會之企謀。終於不得成功。蓋甲方面之渴望愈深。乙方面之懷疑愈甚。視聯合爲利用。以利用爲聯合。究其結果。乙則自審誠不免於因噎廢食。而中且疑乙爲虎作倀。隔閡愈多。誤會益甚。不特足以減少愛國之力量。抑且釀成兩派間之衝突。甯非大冤哉。然則將何以糾其謬。曰四字方案。『互相諒解』而已。所謂互相諒解者。則各團體有各團體之地位。各團體有各團體之環境。而在一團體之內。各個會員之思想。又各不相同。故就一團體而論。欲圖一團體之固結。則必本團體之單位。處處有互讓之精神。有服從公衆之美德。舉凡措施。不徇於新者。探奇之異。亦不徇舊者。於拘執頑固。而能常得其中。使新者舊者。能得相當之調和。以維持其團體之固結與生存。就各團體而論。則在不違反根本主義之內。亦當顧全其他團體之困難。與其環境。即爲工商學三界而論。工界之組織不易。商界之腦筋頑舊。學界之淨躁好動。均屬不可掩護之事實。以其互相諒解。不如互相諒解。而愛國之道。緯萬難。決非任何一界所能獨任艱鉅。更非任何一團體所能獲竟全功。自當全國各界。各盡其力。各竭其能。和衷共濟。艱苦卓絕。方獲有成。換言之。各團體有可共同努力之點。則通力合作焉。各團體有可單獨致力之點。則分功易事焉。一致百慮。殊途同歸。所謂真止之聯合者。於是乎得。

大凡力之爲。合則大。分則小。各團體果能體認吾言。自今日始。內而團結。外而聯合。使民衆之能力。能澈底發揮。則以此攻城。何城勿克。以此應戰。誰能禦之。而國主。或且不呼打倒。而目打倒。經濟絕交。或且由空言而進爲事實。其所以裨益吾國家民族者。至深且鉅。非然者。各懷鬼胎。以相視。出風頭爲能事。其結果且使真愛國者。由却步而灰心。反使浮躁輕率之徒。得以操縱機關。制控其內。以此愛國。是速其亡也。可不慎哉。

望國人注意中

俄關係 政之

與中國最接近之隣國。爲日本與俄羅斯。國人對於日本問題。尙知注意。對俄國則一般人均極漠視。實則自以前言之。從中俄尼布楚條約以迄清末。中國失地不下五百八十餘萬方里。此中百分之八十。悉由俄國所擄割。其爲害中國。過於日本。徵之歷史。昭然若揭。自現在言之。俄以無產階級專制獨裁。翹然自異於世界。以根本破壞現代社會制度與政治組織爲理想的抱負。迭次嘗試於歐洲。均遭失敗。年來乃努力活動於中國。利用中國政治紊亂。社會不安之弱點。儼然以革命指導者自居。一部分政客青年震於蘇俄之巧妙的宣傳。又灰心失望於本國政治與社會之腐敗。不知不覺。表同情於俄國。此外有極少數國民與蘇俄發生曖昧關係。助之宣傳。則更無待論。然大多數人則固漠視不以爲意。最近奉直合作討馮。以撲滅赤化相標榜。然國民軍之不擾民。與夫討伐赤化者之軍紀不良。胥予國民以甚深之印象。所謂赤化與反赤化之是非善惡。直令人無從判斷。以是俄國問題之重要。益爲社會全般所莫能了解。依吾人意見。以爲共產制度前在俄國試驗之中。共產學說。亦有研究餘地。惟中俄關係則有許多事實問題不容抹殺。而此類事實問題乃眞涉乎中國國民之切身利害。不應視同共產反共產之理論而放任不理也。

吾人尙憶民國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發表宣言。取消一切帝政時代與各國所結條約。翌年九月俄政府又通牒我國宣告蘇俄願放棄前政府與中國所得之種種權利。原文大致如下。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宣言。所有俄國以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結之條約皆屬無効。放棄侵佔所得之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之俄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的永久歸還中國。」

此項公文。所述至爲明白。中俄國民感情之增善。實基於此。然而事實上則外蒙亦化。蘇俄決無放棄條約還我故土之表示。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僅僅騙得一承認蘇俄之條件。可以利用使領館之地位。爲宣傳共產主義。操縱中國政黨之大本營。即約定六十日後開始談判之中俄交涉細目會議。猶且遷延年餘。至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方行開幕式。中間迭經會商如商約債務諸案。迄無歸宿。而其欺人聽聞者。至欲以國際貿易局員。享外交官待遇之特權。圖以出宣傳之便利。以及沿襲不平等之陸路通商條約。要求俄人在內地雜居。購買地產。此視日本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酷惡殆無多讓。對日則舉國抗爭。感至今尙在。對俄則輿論寂然。不聞各方抨擊。人心麻木。可爲痛心。夫以國人之漠視俄國如此。俄人之經營中國如彼。前途危險。不堪設想。本報所載螻蛄君關於中俄交涉之論文。實爲人人應當注意之文字。此外吾人更望國民注意一事。即俄國駐華派來極有幹才之加拉罕與鮑羅廷。足以隱然操縱中國南北之政局。而吾國駐俄則派一幕氣甚深。平庸寡識之孫寶琦。日猶年餘不赴俄任。至今俄人在華如入無人之境。而華人在俄則痛苦無所託命。

此尤可爲太息痛恨者也。夫中俄隔閡。以在俄國無得力之中國大使爲最大原因。使有能者隨時以中國真相以及加也罕鮑羅廷等。遞越範圍之情形告之蘇俄政府。則彼邦對華。決不致盲目進展。長中國之內亂而致國交之遺憾。斯又極望北京政府。以糾正補救之也。

(五月廿日北京)

吳張相會

慎予

本面驅國之後。吳張儼然兩巨頭。中外之所屬目與吳張之所以自視者。一若國家之事。皆將於此二人決其安危。今吳氏已經北。張氏亦將入關。一場晤談。自然惹人注目。然使國民而僅責望國家大任於二大軍閥之身。亦見其墮落之深也。

歷來禍亂。由於利權之衝突者半。由於左右之包圍而致隔閡者亦半。故得一朝晤談。各傾所懷。吳張會面。自遠勝于僅恃文電往還情。然際此變輒之初。即有一惡印象留於吾人腦際。所謂晤面之地點問題是也。據報紙所載。吳主京保。而張主津沽。換言之。即俱欲以人就我。而不欲以我就人。夫僅僅以一無關大體之地點。即已各有主張。則其他有切己之利害者。蓋益可知。今吳雖離漢。而猶在途中。張雖定期。而迄未動身。然則在吳張未見面握手之前。固未可斷言必可會面也。

吳張之是否必能會面。猶不免費人揣測。則以此時而欲言會面之結果。未免過早。然以吾人之測料。則其結果至多勉強捧顏惠慶上台完成一個局面耳。國事有根本辦法。固說不上。即奉直間事。恐亦必能有適當解決。蓋所謂法律問題國會問題。均可一言而決者。而其癥結。實在個人之權利。法律與國會。正大堂皇。雙方均可侃侃而談。而私利所在。則以關岳目。之吳佩孚。以資本雄厚自豪之張作霖。胸有所蘊者。未必肯出諸口。故其結果。或不免高談闊論。含糊過去。無裨於事實如故也。然使吳張果能號令天下。挾使部曲。則以二人豪放。一言之慚。或可使國家得短期之苟安。顧事實又不如是。吳佩孚之再起。實完全爲無本生意。依人作嫁。本無孤行己意之能力。張作霖轉危爲安。亦陷於尾大不掉之態。已無昔日令出惟行之威權。觀於前者維護軍紀之令可知。故目下問題。不在法律與國會。而在實際之權利。不在吳張之個人。而在吳張之部曲。故即使吳張會面。居然有結果。而是否能實行無阻。又不可知。

況事實上之困難。更有甚於斯者。奉直攜手之初。「關以外我主之。關以內玉帥主之。」此數語。者載於報紙。吾人且聞於奉直要人之口吻。然戰事既定。直魯之事。無人復提。即使張氏有心踐約。而張宗昌李景林未必肯奉行。即張李肯奉行。而如許軍隊。又如何得安插容身之所。若吳佩孚者。則即責張以背約。而亦無法使張李以必去。口血未乾。已成虛幻。然則吳張會晤。即有成議。不當作如是觀耶。

(五月二十七日)

國共關係之修

政 慎

吾人於此國事紛擾益趨荆棘之際。輒以爲欲救中國。非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之精神。不足以赴之。故對於以崇奉中山精神之國民黨員。希望乃爲獨多。數年以來。國民黨員。消耗其有爲之精神。致力於內部之傾軋。而不稍悔悟。此誠至可惋惜。

共產黨之不肖分子。利蘇俄多金。誘惑青年。墮落士氣。固未始無其人。然一年以來。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執。所造成之影響。蓋亦鉅矣。赤化之恐怖。幾遍佈於社會全體。然大率相驚伯有。甚至軍閥政客。資爲殺人架誣之詞。此次奉直軍且假以爲攻擊異己之標幟。軍閥未嘗有此聰明。實皆受國民黨內部爭執之好教授也。

爲黨的事業設想。吾人以爲既皈依一種主義而爲之信徒。卽不能同時信仰他種主義而復爲之奔馳。故他種普通之政黨。僅資爲達到個人政治慾望之手段。或有容許跨黨之理由。若國民黨共產黨者。則純爲有信仰之團體。既非有個人之慾望。爲黨努力。雖死勿辭。又安有可以因一時之便利而假他種政黨爲護符之理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之初。亦非欲奉行三民主義也。徒以共產黨面目未能公然出現於中國。而國民黨則爲有。史有組織又能公開活動者。爲一時權宜計。乃戴之以爲護身之符。共產黨人之視國民黨。直當作一副假面具耳。

國民黨以增加勢力而容許共產黨人加入。不足慮也。而兩黨之關係。必有明白之界限。跨黨分子之活動。亦必須有所限制。然當時中山求治心急。未嘗計議及此。數年來之糾紛。此實爲其種因。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後。同時即兼有兩黨黨員之資格。以無明白之限制。故同時即不妨於國民黨之立場。爲共產黨義之活動。其野心更熾者。則以舞台近水。暗中復誘致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甚且欲存國民黨之軀殼。而以精神盡歸併於共產黨。以手段之不明。反動斯起。國民黨人苟不能下大決心。重新修改此種關係。則糾紛將愈結愈不可解。空口反對赤化。結果徒予社會以惡影響。而使國民黨之地位。日處於惡化耳。今番在廣州作會之國民黨中央會。已通過以蔣介石提案爲中心之黨務整理案。明白確立國共兩黨之關係。如中央黨部部長不許跨黨。跨黨分子在高級黨部之執行委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均所以防制共產黨人操縱國民黨大權之弊。又如國民黨員脫黨加入共產黨後不得復入人民黨。亦所以制消滅國民黨之途。此實國民黨之轉機。頗聞此種決議實非共產黨人所願。乃以陳獨秀之一電。而勉強遵從。則以後如何。正未可知。

吾人始終以爲共產黨人不必跨黨而始可表示對國民黨之友善。吾人尤信共產黨人未必肯矢忠誠於三民主義。則吾人素昔所持一個信徒同時不能皈依兩種主義兼跨兩黨之信念。必將有事實湧現於吾人之前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午)



蘇俄之極東政策

日本市施勝治著
冷 櫻 譯

布施勝治爲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久游俄國。爲日人中最通曉俄事之一人。茲篇爲其近著。足資研究蘇俄大勢者之參攷。因爲譯述如次。

記者附識

列寧死後之斯他甯

余最近(去年)訪問俄國與幾多之蘇菲埃領袖相見。其中最合吾深刻記憶者爲一九二〇年之列寧。一九二四年之杜洛斯基及去年之斯他甯等會見是也。

雖其後歲月如矢。而此三人物之風采。則迄今猶有躍然如在目前之感。尤以去年七月一日余在俄國共產黨本部與斯他甯握手之際。斯氏謂「吾亦亞細亞人也。」一語。在余實爲萬不能忘之一游俄紀念也。

向來蘇菲埃革命上最多使人聯想及之者爲列寧。齊諾維夫。加各列夫及杜洛斯基四人之名。蓋列寧爲革命之正宗。齊加兩氏則爲列氏門下之二大高弟。杜洛斯基則爲列寧旗下非嫡系之首領也。惟列寧已死兩年。此二年間最初之一年。不過齊加兩氏對杜氏之競爭。其次年杜氏退後。一時勞農俄國之天下。一若歸入齊加兩氏之手。實則兩敗俱傷。列寧死後第三年之今日。蘇俄之實權。已歸於向在外國。不甚知名之斯他甯。

丁。余去年訪俄之時。所以對斯他甯之人物特感興趣。求得與彼面晤之機會者。亦因鑑於當時彼已具偉大之潛勢力。有將現於表面之傾向。以爲若晤此人則可以接觸蘇菲埃政策之真相。果也斯他甯對吾之質問。一一吐露其毫無忌憚之意見。

近來蘇菲埃之巨頭。皆不輕與外國人會見。尤以斯他甯爲頑固的主義者。今以前從未與非社會主義者之新聞記者晤面。然而一旦許予會談。則必披瀝所信。語之無遺。無或瞻顧。且斯氏語吾之民族政策的抱負。更爲蘇菲埃當前政策之最大胆吐露者。其後不到半年。所開全俄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果以絕對多數。承認斯他甯所領袖多數派之政策。舉齊加兩氏之少數派主張一蹴而去。斯氏遂成名實相符之「第二列寧」。斯他甯之勝利。原因何在。乎。勞動者及蘇菲埃役員之薪給問題。中產農民之待遇等。國內關係之幾多問題。固未始非其原因之一部。而同時其對外政策之爲一因。又無可疑。余於此所欲論列者。主在於斯他甯之勝利與蘇菲埃對外政策之關係。

一一 斯他甯派勝利之真因

齊諾維夫爲第三國際之總裁。執國際共產革命運動之牛耳。以對西歐列強之勞動階級宣傳革命爲主。斯他甯則握蘇菲埃民族政策之機樞。專担任東洋弱小民族之解放運動。

從共產革命之本義觀之。應以產業發達之西歐列強爲革命戰爭主要之攻擊正面。然而此項正面攻擊之第三國際運動。迄不以失敗而終。匈牙利之革命三日而止。齊諾維夫等最用力之德國。亦以李布克萊西之被殺。卒至興登堡之反動時代。英國法國則竟無由下手。近年第三國際惟於巴爾幹及波羅的沿海之小國時有煽動。終亦到處受反動勢力之逆襲。布加利亞及厄斯脫尼亞因去。梭非亞及列瓦爾地方之暴動事件。失去許多共產黨戰士。今則此類小國反將成爲列強攻擊俄國之根據地焉。

然而東洋之正面。從共產革命之根本目的看來。則產業發達落後。無產階級勢力微弱。革命戰爭之全局。當然應推後其攻擊之舉。乃此而斯氏等畫策所及。則弱小民族之解放運動。卻將風靡於亞洲大陸。其結果足以牽制實行尙遠之西歐列強。成爲所謂「對西本攻擊正面」之「補助攻擊正面」。

於是俄國共產黨世界革命運動中。齊氏擔任之對西歐。「本攻擊正面」已見蹉跌。斯他甯擔任之東亞。「補助攻擊正面」反著著奏功。因此共產黨大會上齊斯兩人之勝敗。就世界革命作戰觀察。可認爲西進派失敗而東進派勝利。

三 斯他甯之世界革命戰略

十月革命列甯有三大失敗。一爲欲令農業國之俄國立行共產制度。又其一則欲一氣呵成而試行世界革命。



列甯以馬克思學說之直系自任。有時過於拘執馬克思主義。失於狂熱的主義者之舉動。甚至曲解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原則。誤入岐途。漠不介懷。如以農業國之俄國欲立行共產制度。正反對馬克斯主義原則之「共產制度惟產業發達之國家始得實現」而事猛進。其舉行世界革命之強要。則又誤信「僅有一國之社會主義國家斷難長久。必舉世皆成赤化然後可以保證其成功」之一原則。欲一氣呵成。將俄國革命延長及於全世界。然而兩者皆事與志違。農業國共產主義化之計畫固頓挫於半途。世界革命之強襲。亦大失敗而終。

於是在最近二三年尤以列甯死後之俄國共產黨員間。對於世界革命之大目標。抱疑惡與失望者次第加增。即彼透紅澈底之布爾札克黨亦內行新經濟政策。外與列國調和。逐漸淡化其色彩。乃當此之時。竟有反抗此種淡紅化之傾向。執世界革命之大旗。大聲疾呼。謂列甯主義之終局目的依然在於

世界革命。世界革命不特非不可能。且稱現代世界大勢。明明證實世界革命之可能性云云。抱此堅固之信念者非他。即斯他甯一派是也。最近俄國共產黨大會斯他甯之演說中有一節如下。

「現下之世界有五個互相背馳之趨勢。即
一、資本主義世界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反目。

二、資本主義列強之帝國主義與彼等殖民地獨立運動之對抗。

三 世界戰爭後勝利國與戰敗國之互相怒視。

四 勝利國之互相爭閱。

五 蘇菲埃國與資本主義國之對抗。

此種五個相反之勢力。每日搏擊極烈。其中自一至四。概係資本主義國間之自相爭鬥。或各自國內之內訌。於此之上。更須加以與蘇菲埃國之戰爭。若在蘇菲埃國則內部決無訂爭。可以舉全力以應敵。即資本主義國也。是為

確信布爾扎克成就世界革命之原因。

惟近年歐美列強大戰之創痍漸愈。築就所謂「資本主義之安定狀態」。西歐革命戰爭之本攻擊正面「不得不移於持久之戰。而在東方所謂「補助攻擊正面」則敵方抵抗力意外薄弱。印度及中國今實猛進強襲之好機會。蘇菲埃聯邦所應傾注全力者。正為此東方之正面。此可認為斯他甯等目前世界革命戰略要諦之所在也。

四 斯他甯之東方政策與其批評

余於斯他甯氏之東洋民族政策。自革命當初以來。最感興趣。每訪俄國。輒有志於研究。去年幸游烏克蘭。喬治亞等處。更越裏海入波斯。得有機會。實地考察蘇菲埃政府國內外東方民族政策。今更就西比利亞蒙古滿洲及中國每年實見所及。并合比較研究。於蘇菲埃政府之東方政策。當可描畫其輪廓也。

蘇菲埃政府分東方全局為近東。中東。及極東三方面。即以黑海高加索

及裏海為根據。對於土耳其及波斯為近東正面。中東正面則以土耳其斯坦作根據。以阿富汗為前哨地。以印度為目的地。極東正面則以西比利亞作根據地。以蒙古滿洲為前哨地。以中國之赤化為目的。其間相類似者為中東與極東正面。彼於中東則先在土耳其斯坦建設烏茲柏克及土耳其克門共和國。以為阿富汗赤化之前提。更俟阿富汗赤化之完成。以企圖印度之侵略。此與極東正面。先在西比利亞貝加爾一帶築設蒙古布里雅共和國。促成蒙古赤化。然後進規北滿洲。徐圖中國本土赤化之計畫。二者蓋同一路數也。

惟近來蘇菲埃政府之東方赤化政策。在日本有識者間。漸有真鑿之議論。或於蘇菲埃之赤化運動。漠然相視。一若蔑視其革命者。或則其為恐怖言及「赤化之魔手」。輒有戰慄之感者。吾人對此兩種態度。均不能贊同。以為輕視之固不可而過然恐怖亦殊足笑。就吾所觀測。率直言之。則余不但相信蘇菲非政府之東方赤化運動。係出於列甯主義終局目的之世界革命政策。且由實地視查近東中東極東赤化運動之經驗上關係。不得不較任何人均重大視之。惟同時不能不竊笑恐怖此項運動者之愚昧。以下所紀。實其最要之二理由也。

東方之赤化運動。主為被壓制民族之獨立運動。非嚴格的意味之共產主義化運動。易辭言之。非以無產階級為根據在資本階級相戰。乃扶助弱小民族與壓制民族抗鬥也。

第二之理由則 蘇菲埃政府之東方赤化乃對英

之政策。蓋蘇菲埃主要之敵固英國也。（以

上當然係比較論。不能絕對斷定。緣蘇俄在東方自應盡力求其赤化。同時對於英國以外之資本主義列國應以警戒的眼光視之。斯又無待贅言。）

所謂「產業發達未熟之國。實現共產制度為不可能」乃馬克思主義原則之真理。已於俄國證明。彼在農業國的俄國嘗過共產革命失敗之印爾扎克黨。今於產業發達尤遜於俄無產階級勢力更為羸弱之東方諸國（除日本外）欲以立於實現共產主義為目的而作赤化運動。其不可計。應誰不知之。然則東方諸國布爾扎克之宣傳。常置重於民族解放運動。而不必盡為主張共產。蓋此可疑。即彼蘇俄最用力赤化之廣東。亦田蔣介石等聲明彼等當前之政策。以民族解放為第一義。此中真相。不更明白耶。

第二之理由即「俄國之至敵為英國」應不必更加論議。實世界識者同一之意見。誠以英俄之利害。在帝政時代。延亘歐亞西大陸。已有地理

的不能兩立之狀態。況至蘇菲埃時代。近東中東到處皆有衝突。且不特地理上之衝突範圍。隨英國勢力伸長而更延長於波羅的海。即在海。主議上亦係兩不相容之仇敵。蓋蘇俄以「社會主義的祖國」自命。英國則為「資本主義國中之最強國」。倫敦之政治家。因蘇俄之存在。不能高枕而臥。其在俄國。何真不然。「英國國旗照耀之虞。太陽不沒」之現狀。一朝不變。則俄人魂夢應為之不安。惟英國為資本主義世界之霸王。蘇俄則握赤色世界之牛耳。兩者實赤白雙方之力士。力士例須自重。決不輕動。互伺間隙。待時而發。決然交手。恐尚需相當之時間也。

弱於西之俄國。今正欲突破英國在東方大弱點。俄國傾倒其對外勢力之全部以對土耳其波斯印度及中國。即以攻擊大英帝國最大富源之東洋殖民地。期於制勝其西方。「本攻擊正面之最後大決戰」不可不認為「世界革命作戰之一部」也。

丙寅孟夏游蘇謁范文正祠

鄭洪年

佳日荒祠展拜來。蕭條異代祇增哀。

腐儒心事同憂樂。生死千年兩秀才。

再論義俄之新政體

受百

本報近屢有文字述及俄羅斯之共產主義與義大利之法西士提主義。頗引起讀者之興味。茲不避拾人牙慧之嫌。於此二者更有所贅陳。蓋二者之勢力。不僅限於俄意二國。法西士提主義。歐洲各國頗不乏風懷想者。而共產主義年來我國青年漸有濡染者。故於吾人尤有切身利害。似述之不厭其詳也。

法西士提與共產聲威所及。舉世為之風靡。而世人對之各有好惡。二者一為平民張目。一為貴族作偃。似分路揚鑣。各不相謀。但世人每好議其相類處。此種根本不同之運動。其相類處有可得而言者。二者皆不按意於已有之政治設施。不顧俯就其範圍。每有在現代文明國家所視為故常者。而二者則倡議改革之。總之二者於議會制政體皆不屑一顧。蓋此皆十九世紀之產品。認為不適於二十世紀新生活者也。在共產黨人以爲此係有產階級之作惡機關。剷除之惟恐不速。在法西士提黨人以爲此種治國方法過於軟弱。凡政府須由強有力者主持。似此終於國無補也。

以上所舉二者相類之點。實非偶然而成。蓋其根本確有相同處。二者對於社會所察得之病象大致無甚參差。而救濟方法則異。皆以爲社會情狀已今非昔比。舊日之維持社會治安方法。在今日已不復適用。但其相似之點亦至此爲度。蓋二者相異處實多於相同處也。共產乃國際性質。

黨人急於向外擴張勢力。故注重宣傳。法西士提係國家性質。以一個國家爲單位。故不急於對外宣傳。共產之能在俄握權。由於聯絡平民。反抗有產階級。法西士提之在義握權。則由於聯絡有產階級。反抗平民。共產原係一種深玄學理。後乃就事實方面。逐漸修改。使之漸近人情。俾可實施。法西士提則原係爲環境促成之運動。初起時因陋就簡。今方逐漸添

意大 利法 西斯 提黨 總祕 書華 林韋 塞



護政權。但方法相同。而使用之道。彼此懸殊。其所抱目的。亦絕不相侔也。共產主義雖係國際性質。而發祥於俄國。故不免帶有俄國地方色彩。法西士提則更完全爲意大利一手泡製。故處處不脫意大利風味。義國固嘗受議會制治理。但議會制意大利對之。濡染遠不及英法等國人之深。意固爲一聯邦國。但各邦從未如德國各聯邦之撫愛其子民。意之政黨無久遠歷史。如天主教社會黨。當法西士提未握政以前。超然置身事外。

枝接葉就學 理方面力加 渲染二者皆 絕對禁止人 民言論自由 皆取革命手 段以暴力擁

其他歐洲各國之反對黨。從無此情形。總之義大利政府。當墨索里尼未降臨以前。甚為脆弱。其國會徒有其名。並無人民愛戴之誠。足為其後盾也。

常法西士提未興起時。義大利之社會黨。頗偏好共產主義。戰後彼邦獲利甚少。而困難問題叢生。社會黨乃始終反對加入歐戰者。至是勢力愈厚。幾席卷全國。惟黨利觀念過深。卒不能為政治舞台之中堅份子。一九二〇年彼邦似將發生革命。是年秋季。製金屬品工人罷工。各工廠為工人占領。似革命之禍。即迫在眉睫。是時政府抱中立態度。對工人並不加干涉。後革命竟未成事實。由勞工總聯合會向雇主定約。工資方面較前略有增進。工人稍經躊躇。後即復工。此段歷史。與法西士提之興起有重大關係。當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年。其國內時有罷工情事。地方暴動亦時有所聞。當局懦弱無能。對此竟無法約束。勞動階級日漸跋扈。頗有步武俄羅斯之趨勢。當工人占據工廠時。即義大利社會主義左翼領袖。亦不顯發難為革命先鋒。蓋一方面不深信俄國共產主義。為救國良方。一方面深恐革命起後。南北發生衝突。工廠原料之來源告絕。全局將陷於不可收拾地步也。

其時情狀至為紛擾。議會無力操縱各勞工組合。而社會黨與勞工機關又不自信有治理國家之能力。憚於一試。此時法西士提運動之領袖。遂趁機崛起。其事為近代史中最有興味之一節。世人當已耳熟能詳。法西士提之興起。豈非一種反革命運動。蓋事前國內並無革命也。此蓋純為貴族議會與社會黨軟弱無能。乃起而組織強有力之中央政府耳。法西士提因善用暴力。遂一帆風順。竟底於成。但似此卓莽行徑。終不足以號召。遂於學理上大加渲染。此猶僉夫暴富。不得不廣求古玩名籍。以示高

雅也。但試一究其所標榜之理論。至為支離駁錯。似無一定目標。有時其黨人似以人民有利共享為信條。但按之實際。又不盡然。仕法西士提黨人。必自謂其根本政策。在聯合國內各方勢力。共同捍衛國家發揚國光。此觀於彼等仇視國際主義。希望擴大義大利聯邦範圍。可想見者也。

法西士提此義。驟視之似與議會政體相一致。但根本實相反對。蓋議會政體之行政代表機關。其職次有一定範圍。不可逾越。實際上國民生活之大部分。尤其是關於經濟方面之活動。皆不受其約束。而法西士提則主張國民一切活動。皆應受政府約束。法西士提與共產主義。皆主張管理人民全部生活。皆要求永遠保持任位者之政權。此點乃議會制所根本反對者。故在此制下。每隔數年。必有一度選舉。以防少數把持全局。法西士提此點與共產主義正復相同。皆與議會政體絕不相容也。惟二者同一反對議會制。而處理之方法則不同。法西士提並不激起階級戰爭。惟因議會制之束縛過多。不足以屈其抱負。故反對之。其態度尚比較緩和。共產主義則根本推翻現有之社會及經濟制度。視貴族式之國會為讐仇。其反對態度比較激烈。法西士提則並不欲推翻國會也。

法西士提之活動。不祇限于政治方面。對於農工商業之管理。亦有詳細計畫。其權勢擴張後。唯一逕敵為義大利之勞工運動。該黨領袖。嘗擬因勢利導之。俾為己用。但此法絕對不可行。因法西士提之國家觀念。與勞工之國際觀念。勢如水火。不能相容。且法西士提權勢之所以日張。一部分因受有雇主及地主方面金錢之供助。故勢不能助勞工張目。與資本家尋仇。而勞工亦不願俯就。蓋法西士提固反對階級爭鬥者也。

當法西士提初興起時。與勞工反對甚烈。幾釀成革命之禍。其時與資本家極為水乳。因而權勢日張。蓋資本家助以巨金。可用以養軍隊。後法西

士提進而組織政府。遂不得與勞工稍周旋。歸定實業改革之道。採每日工作八小時制。歸定薪金最低限度。及工廠管理方法。惟雖有提議。而迄未實行。且勞工於此仍不滿意。故終未能與法西士提攜手。此時法西士提惟有別創一勞工組合制度。完全歸其管理。但社會黨及工人組合。若不破裂。則此新制實難完成。于是竭力破壞社會黨及勞工組合。其辦事機關皆被焚燬。團體被解散。新聞紙被禁止。領袖甚有被刺者。以前有合作會社無數。至是皆被封沒。于是社會黨及勞工組合。竟于短時期內。爲法西士提之暴力所毀。此政策完全以破壞爲目的。但一方面破壞異己之運動。一方面另建設與其宗旨相同之勞工新組合。各業無不有此種機關。入會者有種種優益。用以談工人加入。惟法西士提之目的。不僅在管理人及其組合機關。尤欲消除其反抗資本家運動。使勞資合作。共同發展國家之工商業。故於雇者及被雇者雙方皆組有聯絡機關。設法使之捐除成見。務以國家利益爲前提。

法西士提組織之勞工組合。進行頗順利。義大利大部分工人。多已加入爲會員。但于雇主方面。則未能有同等之成功。蓋大資本家對於法西士提之破壞社會黨及勞工組合。固極端贊同。但欲其自身受法西士提管理。則期期以爲不可。蓋彼等既助以金錢。復受其約束。世間固無此笨伯也。故法西士提之聯合勞資發展實業計畫。似仍爲紙上空談。今彼仍須借重資本家之補助金。故此種主張。愈難成事實。結果其所設之勞工組合機關。並不足以改進實業組織。不過使工人稍稍寧貼。不與雇主抗擾耳。但此局面之完成。今有賴于暴力。其領袖深知力不足以服人。故欲持久必予工人以改進其經濟利益之自由權。後來方無反覆之虞。惟此權一旦爲其所有。則工人必得寸進尺。終至不可收拾。現今法西士提之

領袖對此問題方在焦慮中也。

法西士提之興起。最大原因。實由于議會制之不能支持。無人能管理此國家。彼遂因而收拾殘局。此實爲千載難得之時機。其黨人因善于利用時機。故能成今日之局面。現國會已在其羽翼之下。今方進而破壞各地。方政府之獨立。使亦成爲其附設機關。法西士提而欲保持其威權不墮。固不可專從破壞方面努力。義大利政治主張不同之團體甚多。彼若不能結合之。使之共同捍衛國家。則所組政府。終難久持。法西士提所以能迄今不衰者。由於其黨人能自相團結。此後能永久維持否。實爲一疑問。

意大利
法西斯
提黨黨
軍司令
龔沙



惟敢斷言者。法西士提即不幸傾覆。亦必非短時期內可實現者。現今在其勢力下最感不

安者爲勞工。將來勞工即能互相聯合。起而組織政府。法西士提目前猶可苟安。蓋勞工之勢力。今已被摧毀殆盡。一時決難恢復。且法西士提之勢力不衰。勞工勢力即無恢復機會。今其所創勞工組合機關。一時或可不發生劇變。對於實業爭執之調停辦法。雙方或不至遽起反動。且其辦法于勞資究亦未嘗無幾許利益。義大利之工商業。今亦尙稱發達。盈餘甚豐。工人亦無失業恐慌。凡反對法西士提之政治家。富於階級爭鬥性之工人。以及獨立無所偏袒之新學記者及教授。在義大利似有不可一日居之感。但普通一般無政治臭味之國民。尙能安居樂業。如此之情勢

一日不改。則法西士提之勢力。亦一日不衰也。歐洲各國對於法西士提。見仁見智。各不相侔。凡工黨無論屬於何國。無不一致反對。蓋彼嘗破壞社會主義與勞工組合。即此已在不赦之列。議會主義者則態度不甚明顯。惟大都直其妄用暴力。不知彼不用暴力。則政權何由而得。即得之亦焉能保持。自由黨則頗覺其行動過于粗魯。不衷于禮。保守黨意見稍紛紜。中和者贊美其成績。而于其所操方法。則不甘苟同。極端者則與之完全吻合無間。蓋歐洲無論何國其極端保守派。莫不歌詠法西士提之功績不置也。現今法西士提與共產二者皆有相當之成功。其前途之爲榮枯。爲

當世莫大之隱謎。有一點于二者之前途有絕大關係者。即議會制是否果不適於治理今理之國家。是否果名陷于崩頹之境。現信此制已入強弩之末時代者。頗不乏人。如美人西蒙士氏即此說之代表。（見本報二卷十五期）共說確否。吾人尚未敢深信。即議會制將成過去。代之而興者。是否含法西士提與共產。別無他道。亦不可必。此二者之成功。多有賴于暴力。此究係意大利與俄羅斯之特有情形。或將來政府必用暴力。方能擁護政權。亦在不可知之數。凡此疑問。決非少數人士所能代答。須待將來事實之證明也。

徵求 本報

本報逐年改良。銷路愈暢。每期出版。銷售逾萬。致前出各期。間有缺乏。如承讀者以本報第一卷七八九期及第三卷一七八三期寄下者。每冊奉贈新刊四期。以答盛意。

收件處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

國聞週報社

編輯部

敘利亞之叛變

鄒曾侯

敘利亞代管地方摩洛哥里人從事於獨立運動時。該地特魯斯人忽有離叛法國之舉。法軍屢被襲擊。情勢甚嚴重。此事與摩洛哥問。實大同小異。皆係一種弱小民族受強國壓迫之反動。敘利亞之亂事。傳播已久。而各方報章雜誌所載。多語焉不詳。迄今此事真相如何。尙未能明瞭。惟知敘人什九疾法人如仇。皆望其全部退出敘地。即大馬斯克人民。亦完全不信任法人有治理其地之能力也。

敘利亞東隣之國。有名愛勒(Les)者。屬英統治。人民頗有自治權。人甚欣羨之。彼等自謂文明程度。自治能力。均不亞於愛勒人民。而法人竟不予以自治機會。地理上之統一。法人破壞之。宗教上之軋轢。法人助長之。毀其本國文化。予以自治虛名。于是敘人之視法。遂有不共戴天之概。敘人以爲自陀拉司山至辛萊半島。自地中海至阿拉伯之沙漠地。皆屬敘利亞地理上一貫之地。謂巴拉司丁(Palestine)予猶太。分叙地由英法二國統治。胥爲背約行爲。法人又讓昔利亞(Cilicia)予土耳其。承認土耳其語與法語阿拉伯語占同等地位。此亦爲敘人所深致不滿者。法人於叙地劃分之餘。復分之爲敘利亞。里邦浪。阿魯意(Alouit)和魯司(Jebel Lruses)四區。使敘人永無統一之機會。此種政策。敘人認爲使人紛爭。從中取利之法。法人於宗教上所用之政策。亦如政治。務使各教仇視心。有加無已。摩西教徒與基督教徒。均謂其國之不幸。莫過於宗教之互相仇視。向使統治者能養成敘人一種國家思想。以代宗

教觀念。其加惠於敘人必非淺鮮。法人不此之圖。反助長宗教上仇視心。不遺餘力。於國會組織中。以宗教爲選舉單位。復設種種條件。意之所在。無非欲使宗教之爭。長無已時。統治條約。無時滿期而已。

法人於敘利亞頗有不利孺子之心。其所施政策。無論教育上及經濟上。多以併吞侵略爲宗旨。務使敘人全用法語。日用生計。惟法人資本是賴。但阿拉伯人莫不自愛其語言。敘人尤抱聯合阿拉伯之思想。希望全阿拉伯成一聯合國。恢復其歷史上之光榮。故法人此舉。實爲叙民叛變之主因也。

敘人國會選舉。爲法人所操縱。所選之議員。非真正代表其人民。立法行政之實權。皆操於法高等委員之手。敘人國會與行政機關。徒具門面而已。自治經驗無由而得。言論自由。亦遭摧殘。代表國家主義之報紙。律禁閉。於國各發行者。不准進口。凡倡言抗法者。非監禁即放逐。此係指政治方面之壓迫。經濟方面所受壓迫。亦不亞於政治。歐戰後。其隣近諸國。經濟上日漸復原。而敘利亞則日衰頹。叙幣受法郎影響。漲落無定。反觀埃及。巴勒司丁。愛勒。諸國貨幣。皆能維持原狀。敘人等銀行家謂叙幣毫無依附法郎之必要。以叙人資本。組織一穩固之銀行。足維持之而有餘。適法人無良。日以叙地現金。輸運出口。致留於叙地者。祇有折價之紙幣而已。又謂敘人發達實業。實需外資。法人無力供給。一方面又禁絕敘人向外人借款。以爲實權人所應有之權利。當留待法人財力充裕時得之。

其自私自利。有如此者。自叙利亞歸法統治後。隣近諸國皆屬英統治。埃及土耳其諸國皆與叙脫離關係。昔時叙人皆以財貨遷徙於以上諸國。今則皆因之斷絕往還。此亦叙人經濟衰頹原因之一云。

法國派往叙利亞之高等委員。前係計有葛羅(Yauraud)衛裏(Wey-gand)沙理(Sarrail)三人。亂事之生。實起於沙理就任時。自葛羅握權以來。部下官吏漸腐敗。遇下貪婪無情。民不堪命。據叙人自謂。法國駐叙官吏卑鄙貪暴。其道德觀念。遠在東方人民之下。叙人怨憤既深。一旦爆發。遂成一發不可收拾之局。叙人對三委員之輿論。概述之如下。叙人以葛羅爲一軍事上之迭克推多。優遇天主教徒。而歧視他種教徒。衛裏人頗精明。雖被法國經濟衰弱所困。法國政府意旨所扼。未能有所作爲。尙足令土人信其居心不惡。對於叙地發展。頗盡心力。沙理初就職時。頗得叙人好感。增加土人參政權。減少基督教徒之優先權利。許叙人愛國黨首領夏賓多(Shahbender)氏組織愛國黨。以是叙人抱國家主義者。亦歡迎之。又允叙人組織一地方行政機關。由叙人國會中舉人掌理。不幸其政策不久即改變。一反初來時所爲。政策改變。莫知其故。歸罪於天主教徒者。頗不乏人。蓋教徒包攬政治。由來已久。一旦聞沙理有排除教徒官吏之意。遂竭力從旁鼓惑之。變其初衷。或謂沙理初到時。法政府爲節省起見。俾給叙人名流津貼。此輩遂起與法爲難。致沙理改變其和緩態度。然無論如何。沙理原來政策。實已改變。夏賓多所組之黨會已被解散。雖以非法之罪。前以土人替代之停職法吏。復留任爲各部顧問。名義雖改。實權如昔。叙人之行政機關。遂如贅疣。基督教徒復因其反對教徒干涉政治。亦生怨憤。坐是嗜昔互相仇視之各宗教。竟一致聯合反抗沙理矣。

都魯司總督法人卡畢熱(Carbillet)氏。手段專制。都人極爲不滿。沙理曾有允都人自選總督之約。久未踐行。都人特派代表數人。致大馬斯克謁見沙理。訴其疾苦。並求踐約。沙理峻拒之。且流徙之于泰摩牛沙漠中。都人復派一代表。沙氏竟拒不接見。初都人實無叛變之意。代表之來。僅欲報告前代表被捕。民怨沸騰。望沙理設法善後而已。自遭拒絕。都人憤極。遂一致聯合抗法。戰事從此起矣。

叙人蓄心叛法已久。一旦有機可乘。大馬斯克荷馬(Homa)荷姆司(Homs)阿勒婆(Aleppo)貝臘(Beyrut)諸名城。相繼暴動。設立臨時政府。擁阿魯德須蘇丹(Sultan Altash)爲首領。以夏賓多爲外交總長。規模粗具。組織不甚完備。蓋各地叛亂。非同時發動。其攻擊目標。不甚明晰。大要以摧殘法人之生命財產爲主。法人壓制叛亂。炸焚城鄉甚多。其手段於軍路上國際公法上。是否正當。姑不具論。惟其結果頗堪注意。炸毀情形。以大馬斯克城爲最慘。以前繁盛之區。盡成瓦礫。據謂法人於去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時起。繼續拋擲炸彈。有四十三小時之久。炸彈而後。繼之以火。叙人之建築。一毀無餘。慘斃男婦老幼約有千人之多。

此次叙利亞之變亂。法政府與其駐叙官吏。固罪不容辭。即叙人要亦不能無過。其希望於統治者未免過奢。不與法人通力合作。腐氣太深。易受人愚。宗教之爭。積漸難返。個人思想太重。愛國觀念太輕。政治組織不易進步。是皆叙人之過也。少數人以爲國際聯盟會。亦不能辭其責。法人這反統治精神。已有數年。未聞國際聯盟有所舉動。控詞數上。結果毫無國際聯盟之組織。原則免除戰爭。今叙利亞戰事。發生數月。大馬斯克城。炸毀無餘。而國際聯盟仍一籌莫展也。據叙地法吏謂。此次叛亂。在彼等實

無能爲力。其土民宗教信仰各別。文化程度不齊。智識經驗。皆不足以談自治。苟賦之以自治之權。則所期望之社會進步無從實現。所謂叙人領袖者。公行賄賂。剝奪農奴利益。頹風敗俗。改革無由。平民蠢如鹿豕。任此輩領袖。宰割擺佈。而法人所設強有力之行政機關。改革惡俗。促進發達。叙人又嘗爲行殖民政策。有違統治精神。其事之進退兩難。有如此者。然法吏之意。尙不致於完全無法解決。以爲若增加土人行政權。法人保留立法上之創議權。如是。叙人能壓其所欲。法人亦得行其必須之改革。則諸難題不難迎刃而解。是乃法吏之意見也。

叙民對美國感情甚洽。大半願受美國管轄。一九一九年。曾有一度之請求。其意以爲美國遠隔重洋。當不似歐洲諸國之厲行殖民政策。美之富

力充裕。或能助叙人經濟之發展。叙人在美者。較在英法者爲多。叙地之美國教育機關。叙人對之感情極佳。貝臘城之美國大學。叙人咸認爲唯一無自利心之教育機關。美國而外。其次則叙人願受英國統治。惟少數有智識者。希望完全獨立耳。里邦浪人。頗有主張里邦浪仍屬法。而以餘地受英統治者。然大半希望將里邦浪與叙利亞聯合爲一。昔時曾聞英法協議。法國退出叙利亞。別取非洲某地之說。至今日此層似已無討論價值。英之報紙。尙有主張退出愛勒者。則取叙利亞。決難得國會允許。一方面法人以爲退出叙利亞。有傷其國家威信。故事實上法國必竭力圖保留其叙利亞之統治權。叙人反對雖力。但與法相抗。一強一弱。勢力懸殊。終難望有圓滿結果也。

丙寅上巳水榭禊集得天字

釋戡

鼙鼓連宵動極邊。五城萬姓盡無眠。却憐戎馬倉皇地。來醉風烟澹沲天。越貨殺人時所尙。憂生惜逝意難便。臨流亦有觀河感。被楔京塵十九年。

寒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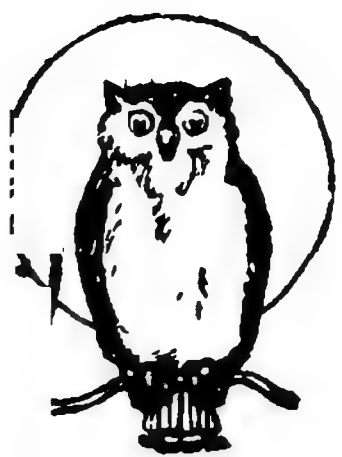
耕雨

故避東風向晚開。一枝仍占早春來。冰天雪地甘開放。晝意詩情任剪裁。自分繁華無好夢。可堪擁腫亦奇材。分明野店山村外。索笑相尋日幾回。

牡丹

前人

年年車馬動長安。次第尋春到牡丹。閱盡繁華真是福。生來富貴不知寒。卽今香國周遭在。無復君王帶笑看。獨有與民同樂好。公園花事未闌珊。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

國外之部

▲英礦工罷工 英國大罷工雖早已停息而礦業迄未恢復原狀。蓋談判仍未妥洽也。礦工一方面對於煤業委員會之報告。大體表示容納。唯不允減少工資。各地礦工報告幹事。多數反對於煤業未改組前變更現有工資。二十日礦工代表大會開會。通過決議案。略謂減資將抑低工人生活程度。故煤業委員會之建議雖大體可以接受。而政府裁減工資之提議則不能承認。已以此決議案送達首相。首相覆函備聲明收到二字。礦主一方面。礦主聯合會總委員會於二十日開會。討論包爾溫之提議。討論時衆對於政府提議各事頗有批評。尤不滿意於礦業之合併。僱工之限制。全國工資會之設立。及超然派會長之權限。以爲會長權力過大。無異有強制仲裁之權。最後決定對於首相之提議。如(一)設立永遠工資會。(二)強制公斷。(三)根據今年最初一季中煤業所得之盈餘估定煤業付給工資之能力等條。不能同意。即據情函覆首相。略稱政府提議各節。無補於煤業效率之增加。且將使礦主不能繼續其對外營業。他業所享不受政治干涉之自由。煤業亦應享之。礦主欲恢復每日八時工作制。以減輕成本。苟工時能恢復。則工資之核減可不過百分之十云云。夫礦工方面既堅決不能減少工資。而礦主則主張既增工時又減工資。雙

方意見相距甚遠。工潮一時未易有解決之望。二十二日。英相包爾溫秘書華特好斯氏。代首相函致礦主與礦工。言雙方不承認首相建議事。其致礦主聯合會函。略謂礦主雖較和緩。然態度不允遷就。而礦工又未變其去年七月間之主張。首相至爲扼腕。礦主以煤業工潮由於政界干涉。須知此事關係國家福利。影響至爲重大。無論何種政府。要不能袖手旁觀。政府建議之要點。在使雙方允將爭執不下之事件。如各區最低工價等。聽候公斷。礦主似未能了解政府建議之性質與現狀之嚴重也云云。致礦工公會函。略謂礦工既不允放慮工時與工資之變更。首相未便與礦工會晤。以待礦工之覺悟。政府不得已故接受煤業委員會報告書中之若干條陳。但今當切實說明者。政府必保留其種種自由。不復受礦工所拒絕各條款之拘束。且政府不能於五月三十一日之後再有何種津貼云云。礦主礦工雙方對於此函。尙未有所答復也。

礦工以外之尙未解決者。爲鐵路工潮。據十八日倫敦電。謂三港路工團之幹事。今晚集議於倫敦。散會後。鐵路風潮又續作。因鐵路公司不允照十四日鐵路公司與工團所定之辦法。收錄大批路工也。二十二日消息。則謂鐵路公司與鐵路工團會議商定暫停一星期。俾公司得於此時內布置各種工作。消除罷工後發生之困難。此一問題之究竟。大約須視兩

方繼續會議之結果耳。

依英國續頒緊急令。對於國外寄來之援工款項。禁止入境。但十九日礦工幹事已正式接受俄礦工捐助之款二十六萬鎊。是日下院有人詢問蘇俄以二十六萬鎊捐助礦工事。內務大臣稱。煤礦罷工確為真正工業爭端。政府未可阻遏外來接濟礦工之款云。工黨桑恩問俄國工團寄交英國工團大會之支票。悉為政府依據緊急令阻其入境事。內務大臣答稱。誠有其事。但捐送礦工之款則不照此辦理云。故蘇聯全國工人為英國罷工募集之二百六十萬盧布。已撥歸俄國礦工聯合會。由礦工聯合會決定將此款改交境況較窘之英國礦工聯盟。俄礦工聯合會執行委員長已致電英國礦工聯盟執行委員長施密斯。以待施氏答覆捐款事宜。則仍繼續進行。此外各國尙陸續有款寄英。礦工儘有繼續支持之能力也。

▲減軍會議。減軍會議籌備會議。已於十八日在日内瓦開會。美國決定加入。俄國仍不參加。開會後由英代表薛西爾舉法代表班考爾為議長。班氏發言將提出辯論。不願居主席。乃改推荷代表勞侖氏為議長。西班牙代表戈比楊氏為副議長。美代表吉博森氏述美政府之意見。謂軍縮當經由地方的協定。海軍宜以華府條約為基礎。英代表薛西爾氏述英國所處之地位。謂英國固最熱心於軍縮。但不得不考慮其特殊之地位。英陸軍除駐守英國外。尙須應付海外如印度、埃及、美索波太米亞、與巴力斯坦等之需要。至於海軍。英國因有海外領土。不能不需若干巡艦。飛行軍可視他國天空軍力而定。吾人必須謀取裁軍之基礎辦法。各以好意相處。定可達此目的云云。所言至為空洞。日政府對該會議。僅聲明擬贊成合理的建議。並允將縮減海軍軍備與縮減陸地軍備分別或合

併討論之。會議第二日。英法兩國對軍備之解釋。大起論爭。英國主張減軍範圍為有形的。法代表以為軍備包括有形的無形的。相持不下。由日代表調停。主張付分科會解決。二十二日日内瓦電。英法代表對於軍縮基礎案。已大致意見一致。(一)不專擅決定各國所適用之軍備標準數。(二)對於發表國防所必要之最低軍備。日本外務省則正式否認日本對於裁軍案將另有提議之消息。謂日本決計畫其力所可及。與列強合作。以期裁軍問題得以實現。二十日德代表倍倫休得爾夫倡議廢止用飛行器及毒氣體之戰法。並確言德國無論在何時必努力於此事。英代表薛西爾反對討論此種無關緊要之問題。言本會議應從速擬定軍備縮小之基礎方針。綜觀開會數日之情形。尙未有何決定。即地點問題或在日内瓦。或在華盛頓。亦未議及云。

▲日本政局。日本改組內閣聲中。憲本聯立組閣之議。迄未實現。床次仍言對於現內閣。仍以政策本位臨之。不欲應聯立之交涉。憲政會方面續開幹部會議。亦仍堅主單獨內閣。反對聯立組織之趨勢。頗強。致若槻不能不避開正面之交涉。研究會拉攏其間。奔走雖至為熱心。而若槻曾於二十日與床次會晤商談。結果仍未公表。可知其不甚圓滿。蓋本黨始終強要內務一席。而憲政則堅持不與。是否別有轉圜方法。非局外人所知。聞須俟二十五日兩黨首領會見。方能為最後之決定。現攝政太子已於十九日出發赴塚谷旅行。此問題或當延至六月二日攝政回京以後始有眉目也。

▲德國新聞。德國新總理馬克斯十九日在國會演說演說。施政方針。謂政府對外政策仍然不變。又切言俄德條約僅為求歐洲和平鞏固諸條約之連鎖。旋向會衆聲言。凡信任內閣者請起立。起立者大多數。僅共

產黨與極端派議員表示反對。國民黨則不投票。國會已延會至六月七日。按馬克斯組閣今爲第三次。德國政海多故。馬內閣之運命。殊堪注目也。

▲法美債務。美衆院籌款委員會二十四日已核准法國債務合同。委員長預料此案可在衆院通過。不遇困難。但在參議院則將有若干時之爭執。二十二日。法財政部長貝萊日告人。

謂現考慮自助的調換債券之計畫。並擬收債券讓渡稅。以期恢復法國財政。渠意惟有此種辦法。方可使佛郎恢復原來價格云。

▲摩洛哥問題。法西聯軍在摩洛哥之戰事。因先決談判不諧。又復重

開十八

日消息。

法斯聯戰敗

軍在摩之摩

洛哥開洛哥

始攻擊里孚

去年攻袖

勢由南

而北而

在里孚施攻之際。由北而南。今則四面包攻。地中海岸與法境邊界。戰



林克爾仕爾阿



斯克馬理總新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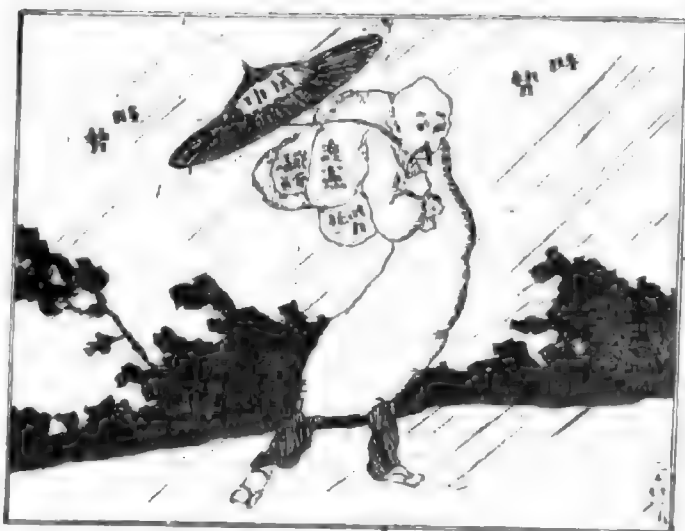
線較長。其兩面較短之戰綫。由北而南。上台段至拉賴奇。復由美立拉而趨於南方。法西聯軍第一步動作。在封閉陣地之東面出路。西軍在艾基爾境已佔領阿白杜爾克林冬季駐兵之太瑪新。及其最近大本營所在之台斯特。東境與法親善之部落。已佔據阿白杜爾克林要塞太基斯特與附近地方。法西兩軍之主要目的。在台圍而封鎖阿台杜爾克林於山中。此里孚領袖已有難以應付之勢。乃派里孚紅十字會員持函致摩洛哥法國辦事大員史提格。法內閣將於二十五日討論此事。而摩洛哥乃又有和平新運動矣。

▲埃及選舉。埃及選舉。排英派之柴魯爾混合黨大獲勝利。計已發表之十三選區議員。二十席皆爲此黨所得。共得票六萬八千。而反對者（即政府黨）僅得票一千三百。據最近報告。選舉結果如下。柴魯爾黨八十八。自由黨十九。國民黨三。超然派五。查國會共二百十四席。以目前結果言柴魯爾混合黨殆已佔多數矣。

(二) 國內之部

▲時局會議。奉方之不贊成護憲擁護。形勢早已明瞭。而爲維持與吳合作之前約計。則又未便積極反對顏。於是對顏以消極態度臨之。而同時另提出公開會議之主張。吳佩孚最近方有允意。定於二十六日由漢北上。將先赴汴洛。過石家莊時。擬晤晉閻。暫駐保定。一方並電約奉張入關面商。張亦有二十八日入關之說。吳之所以入京者。則以十九日張作霖有一明白直爽之效電故也。蓋吳佩孚十八日電張。請促鄭謙張景惠就職。張十九日覆電。中分四項。否認護法。有兄堅主護憲。弟能不反對。惟因有十三年之事。關係人格。難以贊同。查十三年已由黃郛攝閣。此時顏何能復職等語。並主張在軍事未結束前。中央須以維持軍事外交爲

重不必爲積極設施。卽外交要事。亦不可率爾解決。將來正式辦法。俟由吳張入京晤談。邀集袍澤名流。作一簡單懇切之協商云云。此外又有一電。謂歷次政變。均係政客從中播弄。傀儡武人。東電卽係揭破鬼蜮伎倆。素仰質直。見面一談。諸事皆決。如湘事略定。仍請北來一行。自戰事停頓。政變開始以後。奉張之表示。真正態度。以此二電爲第一次。故吳氏乃有入京會商之舉。王懷慶已爲吳預備行轅。在四照堂。其衛隊定駐光明殿。



張作霖委吳俊陞在奉鎮攝。預備入關。王琦修葺承順王府。備張入京作行轅。大概所謂內閣會等問題。均須待張吳面商決定。惟時局會議之列席人物。仍有問題。奉方主張以討赤聯軍首領及元老參加。至多不過十人。吳佩孚則不贊成元老名流加入。主張由吳張孫閣四頭會議。而奉張對討赤者。又主以參戰將領爲限。隱然表示拒孫列。

席而孫亦表示不願參加。故時局會議之前途如何。此時正未可預料也。

▲北京政局。北京政局當然有待於張吳之面晤而始有發展。惟顏惠慶十八日以後。不復言退。財顧農楊海杜交張。亦均表示可以就職。故意態頗覺高興。僅王寵惠以去年由歐回國。係專辦法會。現尙未結束。勢難中道而廢。不願改就教長。顏氏不無遺憾耳。齊燮元十六日抵漢後。曾電閻祖培。謂杜錫珪、張志潭、楊文愷二十二日晚赴京。張志潭電顏。亦謂俟

杜楊到漢見吳佩孚。後同車北上。因是顧維鈞雖於十九晚由津回京。但謂單獨就職。無濟於事。亦須俟杜楊到京。再同就職。顏惠慶希望於二十七日開成第一次閣議。不知其能否如願也。

第各部總長雖迄未就職。而財政活動則已在着手。顧維鈞十九晚訪顏。擬節前先籌五百萬敷衍。節後籌發某項公債。蓋將指金融公債實青後。



之基金另發新公債也。顧維鈞語人謂關會未結束。積欠外債本息甚多。非關會告一段落。無由清理。中央財政困難。關會結束後。或可開一新路。其言外之意。無非欲辦成二五附加稅。以爲將來政費取給之資。去年直系軍閥反對段政府下之關會。今日易地以處。則又以敷衍速了。以便籌款爲得計矣。時局會議中。所欲解決者。國會問題。當居其一。乃賄選議員。則已不及再候。紛紛活動。兩院議員在京人數三百八十九。各設辦事處。由行政委員主持。連日赴院請見顏氏。謂在京已有四百人。在漢百餘人。不日北上。如院址收回。即可召集。又議決(一)推代表見顏惠慶。請撥經費。(二)推代表見王懷慶。請收回兩院。(三)電滬漢同人。北上集會。(四)起草聲明書。在兩院未恢復前。顏閣政治行爲。概不負責。其在漢議員二十一日專車北上。吳爲錢行。謂此

次集會。努力爲國。然則議員固賴吳氏捧場而復開會歟。討賄一役。真可謂徒苦人民。多此一舉矣。

▲北方軍事。南口方面。近日雖無激戰。而大同方面。形勢突勢緊張。馮玉祥由莫斯科訓令全軍。前敵指揮由鹿鍾麟宋哲元負責。後方策畫接濟。由張之江總其成。馮並訓令張之江。固守南口。力攻山西。國民軍乃用俄蒙兵守備南口。鹿鍾麟部均開赴柴溝堡。鎮窺伺山西。幾以全力集大同。希圖強迫通過。晉綏交界已有劇戰。路邊社北京二十二日電。謂近數日內國民軍與晉軍交綏甚烈。國民軍於五月十八日分六路攻入晉境。顯圖攻破晉省而覓出路。戰事仍在進行中。晉閻調張培梅商震兩部。向大同進發。二十一日閻氏親到大同。視察以保境安民。曉諭士卒。是日閻錫山確有箇電。報告西北軍六路攻晉。國晉和議破裂。則已證明。據深知西北內幕者云。宋哲元熱河失脚。渴想地盤。願告奮勇打晉。又因甘察間交通被阻。故以全力打通。據晉閻續報。則二十四國民軍因受山西軍猛烈攻擊。始不支。全線向孤山以北退走。孤山已被山西軍佔領。然無論如何。足證可見國軍之攻大同。已使晉閻惶惑的不安矣。國軍何以敢猛攻大同。則以南口軍事停頓故也。張宗昌已於十七日回濟。李景林凡自稱願裁兵下野。張學良雖二十一晚往津。而稱病謝客。並不積極。即此可見奉聯軍之對南口作戰。似在推諉之中。吳佩孚知其然也。乃

奉馮 命負 責指 揮前 敵之 宋哲元



電催其左翼各部兼程赴援。靳雲鶚二十四日早離保定赴石家莊。與閻晤商進兵西北辦法。田維勤部改編爲六混成旅。二十三日由保定回長辛店。擬分兩路。由側面攻南口前線。已過王平口。大安山。佔領永定河上游。然則直晉兩軍將合以攻西北。而奉軍即使加入。至多亦不過由吳俊陞率部攻多倫諾爾而已。

▲關稅會議。關稅會議。因各國利害。始終未能一致。近日形勢。僅將二五附加稅告一段落。其餘將遭擱置。蓋關會在內閣未成立前。無從進行。即內閣完成後。亦尚須商之使團。再定期開會。至二五過渡稅。使團固已表示隨時可以商議施行。日期。但須將整理外債案。議有結果。方能辦理。夫以標榜收回自主之關會。並二五附稅而亦須附有條件。我國委員宜如何反對。方爲合理。乃目前之政府。祇求有款可得。他非所問。故希望本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二五附稅。謂每月可增二百五十萬元。初盼此款作爲政費。至裁釐抵補及整理外債。擬於新稅率實行後撥付。使團則謂只能先辦

二五附稅。將此附稅每月二百五十萬分三項用途。政費只能佔三分之一。故新內閣成立後。欲得此每年一千萬收入。勢非即行簽訂二五附稅協定不可。在二五附稅協定未訂以前。政府不好指政費應得三分之一。發新公債。顏謂盼關會六月內作小結束。願謂關會可開一條新路。即指二五稅協定是也。

▲法權會議。法權委員十人由滬而津而甯而滬。二十三日晚抵滬後。二十四日起參觀法庭及監獄。二十八日赴杭。然後回滬。轉赴青島奉天。

司法部擬以滬地檢廳長孫紹康。偕同各國委員赴魯奉等省參觀。聞該委員團俟六月十日回北京後。即開會議。整理報告書。此事完畢後。日置全權及佐分利委員等。即擬回國。同時各國全權委員等亦將離京云。

▲滬麻交涉。滬麻案外部與五國委員。數次開議。因外委員只允恢復民元前狀態。無結果。顏惠慶擬交許沅與滬領團就近討論。此京方之情形也。上海方面孫陳令委丁文江協同許交涉員。積極辦理。丁對交涉滬麻案。因五卅週年將屆。亟欲於五卅前求一適當之解決。迭與滬上各法律家交換意見。對交涉程序。大體決定。二十一日開始與英美日三國駐滬領事。開始接洽交涉。為初步之非正式交換意見。此後逐漸開議。期於五卅前安

定具體解決辦法。惟此恐為片面之希望。事實上決不如是易耳。至於此次收回滬解運動。與五卅案絕無牽及。蓋五卅案為一事。收回公廨僅係根據華會議決案進行。又為一事也。



江文丁之案廨滬涉交地就

▲民黨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十七兩日會議。上週已有紀載。十八日續會。譚延闓等提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案。通過。十九日選舉常務主席。張靜江當選。二十日通過黨員重新登記案及財政審

查案。又選舉兩黨聯席會議代表。結果。張靜江、譚延闓、蔣介石、吳稚暉、顧孟餘當選。李濟、何香凝、經亨頤候補。二十一日會議。議決陳銘樞、馮煥遞補監察委員。又提議整理黨務訓令。大意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為總理特許。此次決議精神。完全根據總理容納共產黨政策。自經接受此次訓令之後。須以互信精神。共同奮鬥。倘不幸仍有固執私見。梗阻進行。惟有執法以繩云云。又通過對時局發一宣言。推蔣譚等五人起草。廖案則由譚延闓、張靜江負責辦理。二十二日為委員會會議最後之一日。李宗仁提案。各處農工運動。諸多差誤。應設法開導或制止。衆認確有弊病。本黨應注意嗣後此種運動之正確。若何改善。着常務委員會討論。又通過整理黨務訓令。旋譚延闓演說。謂此次議案根據聯俄與容納共產分子而來。非排除共產分子。蔣介石謂此次會議。本予提議召集。但予係以黨員資格。決不是以軍人資格干黨政。嗣後大家須依議案努力。如有與帝國主義及軍閥有關者。須一律驅逐。并望汪精衛銷假。胡漢民回粵。共維大局。譚平山謂此次議案。共產分子并無屈服。乃事實上希求革命成功云云。聞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於六月一日舉行。不知左右派之爭從此可息否乎。

▲湘省戰報。葉開鑫一方通電。迎趙討唐。一方則乞援鄂軍。謀攻衡州。彭壽基則更在岳組司令部。以湘省為未分地盤。據漢口戰報。葉軍十六日佔護湘關。一二師集中完畢。定二十日齊赴前方。仍以湘軍為主。力部。贛軍分任後方警備。現鄂軍在株州。贛軍在黃土嶺。而沙消息。謂唐生智在衡州設湘政府。衡城戒備甚嚴。唐軍反攻寶慶。確已佔領。且收復永豐湘鄉。蔣錫歐部張旅在姜畲投唐生智。將反攻株州。葉軍近頗失利。與唐軍在距湘潭十餘里之湘河口及易俗市兩處隔河相持。鄂軍余

蔭森旅及孫建業旅江團。均開湘潭助戰。唐生智二十一日電粵。稱湘鄉克復後。我軍即向湘潭前進。十九日起。在姜畬戰已三日。頃據電話。敵漸不支。今明日必可佔領湘潭等語。即此可見葉軍之失利。殆屬事實。但葉方戰報。謂葉軍二十二日始向唐軍下總攻擊。令護湘軍加入葉軍。推葉開鑫為總司令。賀耀祖為總指揮。第一二兩師軍隊。由甯鄉繞攻湘鄉。二十二日拂曉門甚烈。蔭兩部同時亦沿汽車路向湘鄉進攻。大獲勝利。且有復佔湘鄉之說。總之唐生智已得桂軍助戰。力圖反攻。而葉開鑫則



又乞援鄂贛之力。以相火進。湘省之山為南北戰場。不可免矣。

▲粵省北伐 粵省北伐軍連日出發。援湘部隊。由西江赴桂入湘。援贛部隊。由粵漢路赴韶轉前敵。定粵援湘兵額四萬。桂萬餘。聞湘滇軍協同桂軍援湘。粵軍及何應欽一部入贛。蔣介石率第一軍三師及入伍生。由南雄始興入贛。譚延闓率二三軍及陳銘樞師。出樂昌入湘。陳銘樞師十八日已北上。又二三軍已奉令乘車出發。粵路自十六日起。專運軍隊。詔

州設立總指揮部。汕頭一師二團。三師一部。十五日後。陸續乘輪回省。加入北伐。桂軍則已有一部入湘。加入防線參戰。北伐軍陳張兩師電告大隊抵郴州。即兼程赴衡助戰。第一軍兵士兩團。二十晚赴北江援湘。第四軍復調張發奎師。會同陳銘樞師。入湘助唐反攻。北伐軍入湘督戰員。將以陳銘樞或鄧演達充任。箭在弦上。蓋已不得不發矣。惟同時閩省周蔭人已奉吳孫命令。調兵戒備。將由閩省進窺潮汕。牽制粵軍後路。湘省之戰。必為南北大戰之導火線。殆無疑也。

▲川戰爆發 川省之楊袁戰事。業已爆發。駐紮江楊森部三師。向長壽黔軍壓迫。瀘縣黔軍退永川。楊森軍逼近重慶。其先鋒一旅。於十九日在

森楊之慶重擊攻



重慶下游約一英里地點與袁軍衝突。宜昌訊楊森部唐式遵二十三日攻入重慶。袁祖銘率軍退對岸。仍相持中。然袁氏已豫備退却矣。蓋袁氏十一日曾電各方

速定一人來渝接防。惟路費須先籌。每月協款。亦當有人負責。渝各團體乃急電各將領。迅派專員與袁商協款辦法。嗣袁因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電請暫緩出川。故又在各處布防。而楊袁乃不免一戰矣。

▲東南大局 孫傳芳二十一日由杭回甯。過鎮江時。曾校閱軍隊。視察砲台。而回甯以後。且有出巡皖省之說。加以上海兵工廠近日又製就快鎗子彈頗夥。裝載一百五十萬發。赴京電。謂孫傳芳代表語人。孫對軍事積極準備。與吳殊途同歸。而同時閩周又奉孫命對粵備戰。孫氏代表陳其采亦即離粵北返。山東則張宗昌回魯後。將在辛莊大閱。蛛絲馬跡。不能不令人疑東南大局。又將有黯淡風雲矣。



出諸續

二 北

蜀吟。有謂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府。其名殊。而人罕用之者。又既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雅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云云。據此。稗畦居士散曲甚多。乃常見者。獨鮮何歟。稗畦嘗作新水令散套。隱括王羲之蘭亭序。命門人書于扇頭。貽楊友敬。並爲校勘所。白樸天籟集。楊乃將扇曲登諸天籟集。端既以示景仰。亦以稗畦所撰長生殿。乃沿白氏梧桐雨劇而作。不無淵源也。余向惡隱括諸體。以其矯揉原作。精采全傷。歌樂雖得成腔。文字斷難見勝。稗畦所作。抑何能免。茲以其散曲罕觀。姑附見兩調于此。沽美酒云。當其遂所遇。欣然心自怡。忘老至暫時快于己。投至得興。倦情隨事暫移。猛回頭。念起不覺的感慨係之矣。太平令云。俯仰間皆爲陳迹。不由人與懷不已。况修短百年無幾。隨物化總歸遷逝。古今來牛兮死兮。這根由大矣。呀。怎不教痛生悲歎。蓋其剪裁取韻之間。都將本來已成之自然語句。重行改造。另作口氣。若仍不失其本來之自然。或另自成其自然者。蓋可以偶遇。而不可以必得矣。賀裳黃公詞筌有曰。東坡隱括歸去來辭。山谷隱括醉翁亭記。皆墮惡趣。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正自不少。信然。稗畦另有題迎陵填詞圖曲。亦酬應之作而已。又其少時不得事父母。嘗作天涯淚。以寓其思親之旨。見西河前序。靜菴曲錄失載。

二四

長沙楊恩壽有坦園詞餘。其題鍾馗攜妻踏坐。小鬼唱曲。新水令一套。至堪發噱。茲亦選沽美酒太平令兩調。這清福要人消。這清福要鬼消。那熱中的。徒然熱惱。祇看我。燐火青螢。火燒。渾忘了。昏曉。博得箇興頭。高。把玉盞醇醪。且倒。試紅腔宮商細調。趁涼月。歌來。最好向秋墳唱來。亦妙。趙州賞新聲。胡牀自敲。蹠赤脚。皂靴暫拋。這腐進士的。俊風懷。却一些兒不老。題目先趣。文字不同進士之腐。而有風懷之俊。無怪矣。坦園有正宮戀芳春散套。其間漁燈兒四首。頗饒新趣。惟選字猶欠工穩。戲爲點訂一二。終有未諧耳。思量著。明明的上歌樓。樓思量著。依依的。傍花柔柳。柔思量著。輕輕的吐珠喉。玉喉思量著。在風亭月。數乍相逢。便詩籌酒籌。應記得。雙雙的坐蓮舟。釣舟應記得。頻頻的遞茶甌。酒甌應記得。深深的訴新秋。舊愁應記得。並肩攜手。帶分明。心頭口頭。難忘你。豔豔的花羞蕊。羞難忘你。滴滴的噴眸眸。眸難忘你。淡淡的蘭幽蕙。幽難忘你。看承偏厚。莽天涯。把情兒。義兒。怎知我。呆呆的似窮鳩。拙鳩。怎知我。兀兀的似縈囚。楚囚。怎知我。刻刻的把魂遊。夢遊。怎知我。支離消瘦。到頭來。空悟箇。浮漚。漚。其下接錦魚燈云。斜陽渡。隔斷了。西風衰柳。櫻桃巷。寂寞了。明月簾鉤。此因由。使萬派。情波。南處流。不教耶。銀河水。漲。好泛木蘭舟。亦復婉麗警動。坦園餘曲尙多。則難以稱是矣。牡丹亭有三婦評本。如前所紀。又有兩種注本。其一亦出女子手。則俞三娘是三娘麗人也。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欲顛。十三。困于脇疽。既愈。愈弱。而婉媚之容。愈小。可逼視。年十七。天當在牀褥時。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誦。多父所未解。一日。與以還魂記。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若斯者。真達意之作矣。乃飽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

表如感夢一餉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者。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字跡則尤適媚可喜云。語在張元長梅花草堂筆談中。楊坦園詞餘叢話內。亦曾節錄之。元長于愈沒後。曾錄副本。爲謝耳伯持去。願寄與湯若士。不果。遂失不傳。瞿饒師跋牡丹亭。謂此劇大得閨閣賞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詩。最傳人口。療妒羹演之。婁江俞氏酷嗜此詞。腸斷而死。臨川夢演之。杭州女子爲之溺死。見西堂長齋雜記。女伶商小玲爲之歌死。見焦氏劇說。余按吳山三婦之評。陳興談既皆早死。錢之所跋。情詞悽愴。以斷腸人自命。殆亦非厚福之人。乃愈三娘之評。復見早夭。其書信多閨閣賞音。但閨閣賞之者。皆短命不祥如此。先後如出一轍。則又何耶。其別一注本。出江甯談秦犀符。恐亦在不傳之列。秦乾隆丙午舉人。深于音律。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謂冥判幽中。用胡判官。因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而杜小姐乃八月死故也。亦見焦氏劇說。信如所言。愈見若士下筆不苟矣。前有愈二姑。又有愈三娘。茲有談則又有談秦。可謂無獨有偶。惟秦非女子。所以亦不聞其因好此書而。不幸短命也。可發一笑已。商小玲事。亦附錄于此。礪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于還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病。每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真若身其事者。纏綿流婉。淚痕盈目。一自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箇梅根相見。盈盈界面。一聲嬌語。香上視之。已氣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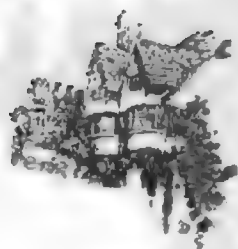
湯傳楹脚錄中草內。有懶畫眉秋夜一套。乃閨中清課。尤西堂評云。似此淒淒切切。同病相憐。一往傷心。能無薄命。蓋卿謀早死。而仇儂至篤也。懶眉畫內。有「金鈎掛夢縑衣冷」句。只七字。已寫著秋夜不少。次曲尹令云。「暢好一夜涼人靜。猛聽得墜梧飄井。恰好與箇人同病。絲兒小魂。

怎當他。叫月樓鳥閃。一驚。清宵依戀。保月縹緲。分明是兩人相守情。乃江兒亦曰。「熱盪珍珠淚。低呼小玉名。香魂一縷香初定。花身一捻花還隱。鶯喉一囀鶯難侵。月下端詳小咏。澹澹閑行。手勒芭蕉持贈。一則是憂是恨。都不分明。祇覺情事悽迷。沁人心骨耳。秋聲之中。有此一縷小咏。幽喉聞之。直欲銷魂蕩魄。况值風淒斗轉。月暗烏啼。澹澹閑行之際乎。余每覺一人之離愁別緒。心有所系。畢竟易于過遣。若兩人固屬相守。不當有愁。而愁不知所自來。不當興悲。而悲忽悄然以至。此境最難領受。既非緣于樂極。亦無種乎遠因。兆非關于不祥。特難制其妄動。其故實無從參透也。卿謀所著閑餘筆話中。有一則曰。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守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妒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冥判且予笑領之。徐曰。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云云。卿謀所謂。猶是尋常想念。若夫人之語。轉成雅謔。可爲解頤也。

冬心先生自度曲若干闕。境界在詞曲之間。每闕換頭轉韻。却是詞調。但文字由樸淡遠。亦參用元人小令之法。惜先生未定調名。後人亦未便妄擬。不然必有人續朱紫鵲新聲譜矣。錄兩闕於此。吳興道場山中漫吟。計九句四十字。「松陰路轉。便有好山滿眼。日千變。青青難辨。僧扉午後。開池荒水浸苔。梅花下。無鶴隨行。只我一個。人來。」初夏。計十句五十字。「今年初夏。小小晴光。且看池陰苔管。石罅蒼房。新竹嘲風。纔過牆。舊隣我是捕漁郎。江湖夢却清涼。再遲一月。浮艇去。笑著短衣裳。」此等長短句。信口謳歌。不入尋常詞曲之宮調腔板。句法乃有卓異處耳。

南京之行 (中)

慎予



秦淮河而去

從大勝關農場回來登岸後，坐上馬車，直向秦淮河而去。同車的有英賓敬五和英賓談得尤其熱鬧。從河埠到秦淮河，很走一會功夫，車中無聊，便惹起閒思閒想，我很奇怪，到南京一天多，簡直在街道不曾見過穿綢的女子，不說也罷，說了英賓也點頭稱是。我們於是分開眼光，去注意街旁的女子。好容易，一個掛着市立什麼小學校牌子的門前，有一個挾書包作教員裝束的女子，姍姍向內而去。馬車復折到中正街，馬路上來了一個惹人注意的女子了：年紀約莫在二十以上，穿的一身好綢衣——湖色的卅字華絲葛，大概五年以前的上海老九章，還當作時髦貨賣，此刻已尋不出了，——衣長及膝，完全方角。再過去，一條小巷裏，遠遠看得見，包車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穿的是絳色小花緞襖，梳的是直S頭，等到我們注意，已轉向前面去了。走畢了中正

南京夫子廟



街，就是這樣兩位比較漂亮的女子，其餘見得到的，都是蓬首垢臉——繫居家裏的圍圍小

姐，當然不是我們所能知道。我們作這樣一個小統計，便看得出南京社會樸實的一般。南京的家庭社會雖然如此，但娼妓業的發達，較之上海，在質上是稍差些，在量上却毫無遜色。走盡中正街，轉一個灣，便到秦淮河邊。我們金陵春前下車，便由秉文引導進去，堂倌的客氣，較之上海的京館有加無已，水牌上寫滿顧客的電話號碼，祇見什麼署什麼廳，足見官場應酬，大半都在此地。

金陵春是靠河邊的，我們坐的是一個水閣。久仰大名的秦淮河，祇是從水閣上俯首下望，一片河水，正像一碗西湖蓴菜湯，濁而且滑，已使我減却信仰不少。再舉頭四望，但見幾隻畫舫，大的很，有的却已舊了。秦淮河的特產，不用說大家都知道，至時，笙歌之聲，已從微風裏漸漸送來。金陵春的對面，左右兩家，從沿河的衙門裏便望得見閃亮的銅床，雪白的帳子，一看就曉得是特產的陳列所。

秉文原約在金陵春晚餐，時候還早，便商定先雇畫舫，蕩一轉，再回原地，就在船上吃飯不遲。就此下了船，船身委實大的很，正中一間，安排棹椅，掛燈結綵，很像一個棧子，比較上海一樓一底房子的客室，不見得小。聽說價錢倒也不十分貴，從下午四點鐘到晚上十點鐘，祇須三元左右；入夏以後，生意最好，南京城裏的闊老闊少，晚餐既罷，都到秦淮河裏來納涼，那時船價當然要漲上些，不過也差不了多少。撐船的大概都是南京本地人，却和氣恭順得很。

閒談既閑，大家便想趕快開船，而競民劍侯迄不來，好容易他們兩位搖擺而來，轉身遍覓敬五又不見，儘等不來，時候愈等愈遲了，因之想先行開船，另留一個舟子在埠等候，待敬五來，伴他趕來上船；議既定，方欲開船，而敬五雙手撥褲腰而來了。大家急着他慢慢地說：南京的電話是糟極了，一個電話足足打了有四十分鐘之久；後來才自己說出來，打電話給下關的朋友，沒有把下關兩字說在數字的前面，以致一錯再錯。

開了船，向東而去，兩邊有許多粉白黛綠的女子都倚窗而望，有的還提着嗓子狂唱狂

鬧。愈向東去，愈見熱鬧，畫舫幾塞住了全河。畫舫之中，有的打牌，有的挾妓侑酒，靡靡之音，震於耳鼓。天漸漸的黑了，我們乃原船折回，各船萬燈齊燃，紅紅綠綠，映在河中，也是一種樂趣。我們的船仍停在金陵春前，搬下菜來，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吃罷以後，本想再蕩一回，實在時候已晚，人又困倦，就此登岸，向秉文道聲謝，上馬車回中正街旅舍。

我曾坐過西湖的划船，置身其中，四面眺望，覺驚妙山水，為自然的美所同化，秦淮河裏却不如此，雖也有聲色之樂，而在在忘不了自己；忘了自己，便沒有樂趣，所以我以為西湖是高尙的享樂，秦淮河祇是卑下的縱樂。實在，到南京作客，過眼雲烟的在秦淮河裏遊一轉，一定不覺得有樂趣，尤其覺得秦淮河是無可尋樂的地方。然而長住南京的人，却很容易在此墮落。上海的白相人，常常有在旅館開一個房間，打牌，吃酒，挾妓，恣為笑樂，這種風氣近來很盛，然而每日所費像東亞，大東，一品香之類，比較像樣的旅館，房金總要在五金以上，遠不及秦淮河上的畫舫，化了三四元錢，容與中流，嫖賭酒，那一樣沒有，那一樣不便利。所以，我以為秦淮河不是能陷遠地的遊客的，祇

坑阱了本地的闊少闊老。

東大之農科

十七日晨，約定去參觀東南大學的農科；因為連日失眠，這天到了八點多鐘才醒過來。九點半鐘，雇車而去；到了門口，就下車。一條長的馬路，直貫中央，兩邊都是草場。這種氣象，據曾經遊學過的人說，倒很有牛津劍橋諸大學的風味。校舍大的很，分門別系，尤其繁瑣，一間再問，才尋到了農科的所在。走進事務室，秉文出迎，略憩，便由他親自陪同到各處參觀。

出事務室，便是東大代辦蘇省昆蟲局。

昆蟲局的起源，是因為某年南浦棉蟲為災，損失達三千萬，中國銀行團發行通泰五聖牧公司債票，為根本解決蟲害問題，特地約秉文去商量，決定除了出資一萬五千元設立試驗場外，另外再與省政府合作，組織昆蟲局，統由東大代辦，到民國十年才成立。起初聘任美國加州大學昆蟲主教吳偉士（Professor C. W. Woodworth）和美國昆蟲學博士溫德（Edwin C. Van Dyke）先後擔任主任技師，後來事業逐漸發達，而經費不繼，凡由外洋聘來之主任技師，月薪總要在千元以上，又不

館稍有拖欠，所以祇時暫時解約。昆蟲局的事業，現在大概分作四種：（一）除螟，聽說去年螟災最重，就崑山、吳江、句容、常熟、丹陽、吳縣、太倉、松江、金山、嘉定十縣而論，損失米數，已經有二百十七萬八千一百九十四石，估價值銀二千一百二十七萬之鉅，真是駭人聽聞。現在正派員在受災各縣，想法補救；（二）除蝗，據調查的結果，徐海淮揚空地很多，是蝗蟲潛伏之區，現在逐漸搜捕，卵已漸少；（三）棉蟲，江蘇是中國產棉最多的地方，一受虫害，損失實在不小，民國八九年，

浦東有所謂「棉田裏走，造橋虫，簡直橫行田野，聽和養蠶所裏蠶吃葉的聲音，沒有兩樣，便拿南匯沿海區區六百里而論，受害就有二百萬之譜，到了民國九年，始設捕蟲局，到了昆蟲局成立，更加注意，現在派了一個學生名吳福楨的到美國去留學，他對金鋼鑽地老虎等害蟲，很有研究，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才；（四）蚊蠅，蚊蠅的害很大，而注意的人不多，自該局在立，協同了警察，在南京上海蘇州各處驅除蚊蠅，據說單就南京城裏說，醫院統計，因撲滅蚊蠅

說那時在
棉田裏走，
一片熟悉
索索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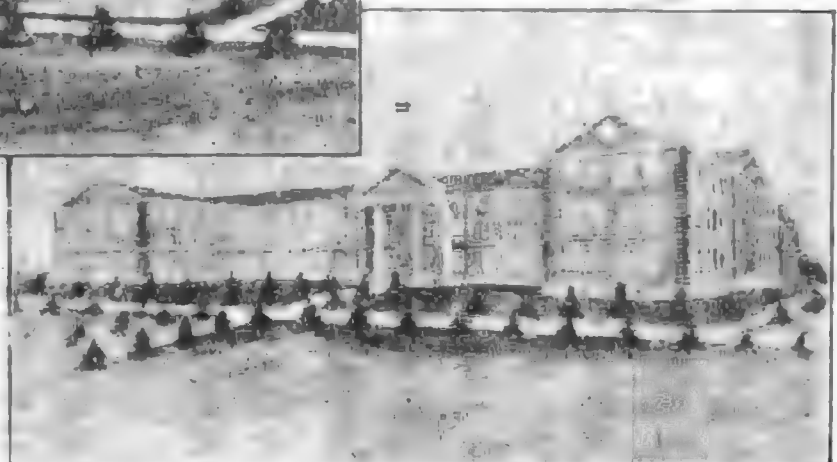
據秉文說，農科
延聘教授，最為慎重，
祇講學識，破除情面，
總想集中專門人才
於一處，為農業界開
一條新路，所以如果
聽說有專門人才，無
不四處打聽，專訪周
諮，祇要真有學識，無
不廣為延聘。大概
像上海多於毛的大
學，教授都是兼任，但

的結果，患傳染病的，比較上年減少百分之五十，死亡的減少百分之五十五，誰說天下沒有枉死的人呢。

昆蟲局的參觀既畢，乃轉入農科本文，農科現在大概分生物、農藝、園藝、畜牧、病蟲害、農產製造、蠶桑等系，有的正在上課，有的學生在課室自修，精神貫注，足見學風的一斑。據聞農科現在有最新式的顯微鏡五十餘架，值洋萬元以上，這是為國內農科學校所無。



東大擬建之生物院



東大擬建之農學院

是東大農科教授都是專任，他們的規則嚴的很，無論教職員，就連秉文自己，每天都要在校做八小時的工作，除了上兩三小時的課以外，致力於學術的研究和事業的推廣，終年不稍懈。尤其可佩服的，自郭秉文走了，東大兩次風潮，經費很受些影響，薪水不免拖欠，而各教授却樂此不疲，像教授秉農山博士，儘有人以鉅金厚俸相延致，都一概拒却，願為東大農科盡力到底。我常說，做領袖的人最難，因為日常相處，總不免因些須小事，意見參商，秉文說，我們的教授中，儘管有脾氣很大的人，他們儘管罵我，甚至打我，祇要他真有學問，我絕不計較。大概有學問的人，

而各教授却樂此不疲，像教授秉農山博士，儘有人以鉅金厚俸相延致，都一概拒却，願為東大農科盡力到底。我常說，做領袖的人最難，因為日常相處，總不免因些須小事，意見參商，秉文說，我們的教授中，儘管有脾氣很大的人，他們儘管罵我，甚至打我，祇要他真有學問，我絕不計較。大概有學問的人，

總有執拗的脾氣，沒有大肚包容的人，往往不能投機而致分離，秉文的風度，倒是不可及。

農科的校舍，實在簡陋的很，幾間平屋，有些中學還比他高明的多，這正因為他們持的是「推廣事業」主義的緣故，不過他們對於校舍的規劃，未始不在進行，聽說有地六百畝的南洋勸業場舊址，已由地主張步青允許捐助，不過現在正駐着兵，並且很有覬覦此地的人，將來還不免有些糾葛。至於將來計劃，想添辦森林，獸醫，農業教育，農業推廣，農業經濟各系，建築方面，想儘先建築農業院一座，內有各系教室，實驗室，和教授預備室，研究室，圖書室，大會堂，估價約莫要十萬元；另外生物院一座，專為生物系之用，估價約莫要五萬元，統已打有圖樣。

農科的參觀既完，出校後走過一條馬路，便是農事試驗場之所在。畜牧學教授汪德章先生，已在彼等候着。該場廣約百畝，是前江蘇督軍李純所捐。場內分畜牧園藝兩部，畜牧一部，像豬，雞，種類很多，有溫水孵卵法一種，正在試驗，不久必有成績公布於社會。設備方面，有農具院一座，為滬商穆藕初所捐助；有獸醫院，獸醫剛巧因事請假，有玻璃溫室，

正為救濟麥銹病的試驗。園藝部份，妙花齊放，豔麗無比，大概以外國種居多。我們很慚愧沒有農業的專門學識，走馬看花，便此告辭。東大農事試驗場，已有十處，已經分佈到各省，茲為列表在下面：

(場名)		(地點)		(面積)	
總場		南京大勝關		一千八百畝	
第一分場	畜牧園藝場	南京城內		一百畝	第四分場棉作部江浦區
第二分場	小麥部	南京城內		一百零六畝	永甯鎮
第三分場	蠶桑部	南京太平門外		一百四十畝	第五分場棉作部楊思區
第四分場	棉作部洪武區	南京洪武門外		五十四畝	上海楊思鄉
					日新橋
					第六分場棉作部楊山區
					江蘇碭山黃口
					一百二十畝
					第七分場棉作部長樂區
					河南鄭縣長
					樂鄉
					一百六十畝
					第七分場棉作部定安區
					河南鄭縣定
					安鄉
					三百畝
					第八分場棉作部武昌區
					湖北武昌關
					家河
					六十畝
					第九分場棉作部保定區
					直隸保定
					二百畝

樊山近作

▲倚懷
六銖衣薄耐春寒。九影花嬌就燭看。風裏持裙人似燕。月中倚扇女乘鸞。舞餘蓮轡波波溼。歌罷林擒繫帶乾。消得唐宮娘子凭。願為亭北玉欄干。

▲閱市晚歸
薄暖輕寒正適中。今年春事喜和融。花機慣受霏微雨。柳弱纔禁淡蕩風。嬰武性靈言獨巧。宣武門外鬻嬰武。華卿骨健步尤工。巾車閱市歸來晚。夾路蓮燈萬點紅。



影戲裏的幾個小問題

心冷

我們和平常外國影戲裏。時常看見有幾個東方人也在裏面扮演。固然東方人那種小勻的臉。足以顯出和西方人的異點。而我們一望而知。但是在銀幕上面部的顏色。也顯然有些兒分別。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演員的化粧。並不是搽上油彩。隨便加些兒粉便可以了事的。我們只要看外國影戲中的妙齡女子。伊的臉部和肉體。都雪白。老婦和貧苦的婦女。便覺得膚色來得黯些。男子方面除掉幾個丰度翩翩的少年之外。在面部的膚色方面。也可以表示出他們的年齡。如果精細的攷察。相差得固然有限。但是從來不會相混。我們中國影戲裏又怎麼呢。差不多不是化粧得黑白不勻。便是一個個都是雪白的臉。因此少年演員化粧中年人。明明可以看得出不過是一個青年加上了幾根鬍子。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缺點。所以我以為中國影戲中間。無論如何應當將我們黃種人的色彩。表示出來。從黃種人方面。還得分出老年。中年。少年的幾個階段。這麼着。也就夠一般演員的研究了。在外國影戲裏。女演員的上眼皮。總喜歡塗上些深的顏色。第一是因為外國人的眼睛。大半都是凹的。眼皮越暗。顯得越凹。纔不失掉西洋人的模樣。第二因為外國女子平常化粧。便喜歡將藍色去染眼皮。算是一種美觀。所以在影戲裏。少不得有這一種手續。可是近來中國影戲中。女演員十個有八個也將眼皮染得黯黯的。像韓雲珍的化粧。簡直上眼皮黯得發光。男演員朱飛的化粧。也

喜歡染眼皮。我以為這種都是過于染了外國化。就中國人的面形。就中國影戲的事實上講。都應當改掉纔好。

★ ★ ★ ★ ★

在外國影戲裏所有的光。有時候會使我們感受到一種柔和的美。可是在中國影戲中。暫時還講不到這層。他們差不多將光——不論燈光日光——看作僅僅是幫助攝影。使攝影比較的清楚一些兒的工具。並不會顧到使光線增加影戲中無形的美。所以有時候光線過強。拍得人臉一片大白。高高的鼻子看上去似乎和面部一樣平了。有時候光線不足。連近攝的東西都是模糊的。再不然明明是一所樓房。而光却從上面下來。將人影子變成了一團。再不然在攝外景的時候。一面鏡子的反光。跟着人移動。除掉面部有光之外。背景或地上顯出一個長方形的鏡光來。因為這個問題。有一次我曾和馬徐維邦君談過。我以為即使要用鏡子反射。最好在鏡子的四周塗些顏色。使它沒有規定的輪廓。那麼比較好些。至于用光比較的好些的。我以為是長城公司「一串珍珠」裏兩個人夜裏劃火柴吸烟的一幕。最有精彩。此後。能夠研究在影戲中間如何使用燈光。使劇情益顯精彩。更是不可或緩的工作。譬如用側面的光。將演員和佈景顯出個很顯明的陰陽面。或是用下面向上射的光。使光線方面得到個奇異的變化。這都是能增

進影戲的美觀而補助演員動作之不及的。

★ ★ ★ ★ ★
因為外國影戲近來極力從偉大的建築方面爭奇鬥勝。這一家影戲裏有仿造的埃及的金字塔。那一家便仿造那羅馬古代的鬥牛場。在觀衆方面。時常聽見了這種大建築。司空見慣。早將簡單的中國影戲。看得味同嚼蠟了。

但是我們想。在外國影戲裏固然有宏偉的建築。使人發生瓊樓玉宇之感。可是同時他們也未嘗不描寫貧民窟中的生活。像美國戲裏常寫紐約東部的貧民住屋。法國影戲裏常寫革命時代的貧民生活。也未嘗不是凌亂無序。不過他們雖然描寫醜惡。但在醜惡中間隱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美。看了只覺得好看而不討厭。——這都是配光和鏡箱安放地位的關係——在中國影戲裏怎樣。除掉鄉村間的竹籬茅舍。點綴景物之外。室內的佈景。常時不能相稱。外面儘管是破敗得不像樣。屋裏却仍舊是雪白的粉牆。有時候要形容那間屋子的古舊。便有牆上畫了幾塊牆粉剝落露出牆磚的地方。這是何等可笑的事。

現在中國人住的房子。除了西式房屋之外。其餘的開間。都是不十分大的。可是在影戲裏。常聽見有一兩丈進深的房間。而且上海式的石庫門住宅。這是因為佈景只有三面。一面空着的地方沒有關攔。在遠攝的時候。只顧了遠。却不曾顧到房間的大小。這也是佈景失檢的地方。西式的房子。不必說了。中國式的房子裏。常喜歡裝上許多木格花窗。可是花窗都是透空的。這種的設備。在情理上說不過去。因為木格的花窗不是用明瓦鑲嵌。便是用皮紙裱糊。決沒有空着一些兒不糊的。而且木格花窗除掉有大塊的地方嵌玻璃。小格子總是空着。可是他們不曾顧

到

所以我以為在中國影戲裏攝內景。第一先要考察戲劇裏的地方。然後再照那一個地方的屋子佈景。第二要研究劇中的環境和性格。再定屋子裏的設備和佈置。並不是隨便什麼桌椅牀榻可以胡亂安放的。

★ ★ ★ ★ ★

自天津入京師車中雜詩

邵次公

疏林微綠衝車過。刮目西山漸近人。廿日關門續秋夢。今朝才覺入新春。

曉雨看一過少年。安心易得大全。道旁尼語渠說。且倚車欄跂脚眠。

戩壘無人白日斜。陳陳十郡感蟲沙。興亡何與春風事。野草無名日著花。

是非憂樂兩相忘。閒客當春日易長。睡醒微覺人語雜。舳舻如畫隔垂楊。



崔苻餘錄

丁耘棘

江北素稱匪藪。而以徐海淮揚諸道為尤甚。灌沐泗河流域。均為土匪出沒之區。剽奪劫掠。無所不為。故鄉沐陽。久受蹂躪。予秋間。齊肅作戰。海屬駐軍。徵調一空。匪患乃更劇。前余家不幸。伯母被害。予與從兄復居匪窟者廿餘日。見聞所及。觸目驚心。雖歷時兩載。偶一回憶。猶有餘痛。因瑣紀之。俾知江北民之疾苦之一斑也。

甲子八月十八日。早餐後。余方循例修理槍械。忽聞槍聲。急將機件湊合。而槍聲已漸迫近。族姪逆經奔告余曰。『大叔事至此。不發槍。命將焉託。』余沉吟未有言。而逆經已至身側。攘奪余槍。余始悟所謂匪者。殆為此偷勾引。然已為所控。不得已與之槍。既失。匪眾奔入。捉余。聲勢洶湧。一賊捉余臂。一賊以盒子砲向余厲聲曰。『急隨我等去。否則斃汝。』言時。彈颼颼從耳邊過。乃曳予出。余與從兄比戶而居。兄家在西。共築方圍。四角築堞。堞藉以防匪之射者。圍門在其庭前。為出入所必經。時余被曳至此。吾兄庸流亦被執。伯母倉促自庭出。見余等為賊所控制。疾廻避。未數武。槍聲發。而余伯母已血殷殷。浹浹背矣。少頃。竟一蹶不復能支。呻吟之聲。直刺肺腑。及今思之。猶覺心悸。嗚乎痛哉。

余等兄弟既被執。為匪催驅前淮。落荒向西南行。遙見匪眾一羣。自戚村而來。槍皆平托斜刺。未幾會合。偕與俱去。昨洪水氾濫。方漸退。低窪田中。猶可沒膝。至官築墩東麓下。有一面東之宅。匪眾挾余等排闥直入。幽予

等於北間。留四賊守焉。

吾家與逆經初非近支。自我高祖始識之。嗣因以與周氏與訟。家業浸夷。及彼更無生產。願以數世情誼。按時濟以衣食之資。相處益厚。而往來益勤。是年麥秋後。彼復以穀實數石。藏伯父家。而從此禍端潛伏矣。為彼已蚤緣作剪毛。常與匪通聲氣。而余家人不之知也。當七月十六日。為余鄉韓山集逢市日。父以事赴市。伯父亦他出。彼會勾結匪徒來。以有備未得逞。而余與家人亦未知也。隱忍至今。而大難遂作。予等入室少憩。陡聞院中起訛叱聲。則見魁梧巨漢。腰手槍。手羹勺。向余曰。『子非丁大哥耶。吾聞君家防守甚嚴。奈何不預為布置。然爾等既落吾手。自當任吾宰割。』言訖。猶惡駭人。繼又問曰。『爾家田產幾何。』穀艸以百畝對曰。『爾誑吾。盍受此。』言時舉羹勺向余。余曰。『不信者。可詢。』作引導者。自知余言之不汝欺。巨漢佯若未聞。復欲擊余。余又進曰。『爾之所以架余者。求贖款耳。余家境况。諒已洞悉無遺。隱諱既無益。豈反甘尋箠。災耶。且余書生也。夙又胆怯。今以武臨余。惶恐已極。安復敢故以相紿。』彼瞋目曰。『若欲巧語以欺我。且看湯大爺手段。』時羹勺將及予頂。急退縮。不言。時匪徒三四疾趨而前曰。『勿如是。彼言誠不誣。姑舍之去。』而巨漢手中物。亦為彼等奪去。猶戟指洶洶曰。『既不實言資產。且復誑我。若不痛撻以威之。彼終狡賴。』言時椎胸裂眦。焰不可遏。三四輩固曳之。乃出。

匪衆告余。『此卽湯大爺宜廷也。殺人向不眨眼。再來時當避之。不然觸其目。輕則受鞭笞之苦。重則受刀鋸之痛。』湯名余夙聞之。聞言不覺冷汗遍體。

予時回顧余兄。面色蒼白。淚盈盈頤頰間。向壁哽咽。已不能聲。時余淚亦潛下。緊握兄手而哭。且私忖伯母被創後之情形。聞予言。悲氣益促。張目握拳。余亦悲不可抑。然以兄之慟悼如此深切。恐傷身心。不得不先自強制。拭淚慰兄。良久告兄。以此間距家匪遙。一二日間當可風聞消息。余時明知伯母創重必死。矯作斯言。心益淒楚。兄復抱頭搶地而泣。

無何。似覺有人牽余肘。視之。則守者立於前。操泗音。囁囁曰。『二君隨我用午餐。想餒已久。』答以無需。驟然曰。『不食徒自苦。於我誠無損。然湯爺有令。不食者椎之。我觀君等皆文弱輩。難勝苦痛。實告君。我雖落寞於此。不過迫於生計。執此賤役。雅不欲禍君也。君姑偕我少食些須。』怪而詰之。置不答。強曳余等起。拒之不可。室外以門板支桌。陳設肴饌。累累者盡爲牛脯。余等悲來填胸。不能下嚥。萬念湧來。揮之不去。

室中有牀。亦以門板鋪之。晚間就榻前睡。麥藁上反縛兩手。恐圖亡也。且以繩緊束之。夜夜如此。蓋二日前曾有張氏父子。以未縛而致逃者。故對余等防守益嚴。

時飯罷。余對守者疑其爲人。欲叩之。察其言行非獷惡者。因叩訊之。訝然曰。『余名周四。鄉貫泗陽。昔充十六協伍。今託身於此。非所願也。惟君其慎之。幸君遭我。否則捷楚隨之矣。』余曰。『何謂也。』曰。『吾輩中人。非極知己者。不談邦族。不訴衷懷。君何人。安可貿然通款曲。是以欲君之慎也。』余起而謝之。有間。周四譚兵旅戰術。及往日治身軍隊之經過。津津動聽。而匪輩中則咸呼之曰周四爺。

是夕。手足既皆被困。坐臥不自由。相對戚戚。憂痛交加。無意中忽生急智。告兄以背相向而解縛。俾乘間得脫。時翹首外望。二賊子方眇目內視。房外一門板橫欄作牀。又二賊臥其上。手槍在腰。利刀在握。牀下塞以敗草。籠頭意防由下竄。潛逃也。堂中櫃上。置豆油燈一盞。輝煌達旦。守者復頻頻持以內囑。守者四人。實二人更相輪造。其防閑之不稍弛。有如此。而余等之計畫遂不得遲。一夜之間。時悲。時憤。時言。時啐。時而太息。時而切齒。輾轉方寸。未遑甯隱。

長夜如年。無法排遣。而一片曙色。自不規則之窗外透入。余二人猶手足俱縛。如就宰之豕。天明。守者爲解縛。時門外賊集漸多。口銜紙烟。吞雲吐霧。彌漫一室。一賊曰。『大响水來矣。』無何巨漢入。卽昨日欲以羹勺撻余者。事後詢周四。始知大响水爲湯賊綽號。蓋「响水」爲「湯」之隱語。湯至卽問守者曰。『丁氏子安在。速令其修書回家。備早。日情人接頭。水牛皮。汝取紙筆硯來。令至自書。至於贖金。兩家須銀洋六千元。槍六枝。限三日派人說話。如逾定期。立予槍決。載明書上。不得遲延。』余聞言。股栗不已。兄亦愕眙無措。旋湯賊出。水牛皮持破紙一角。迫予速寫。兄令余筆。因書曰。

父親大人。哀稟者。昨日遇險。被彼輩曳至此間。官築墩東坡下。門前有大槐樹。面東之家。居堂北間。看守酷嚴。手足俱縛。夜藉草地上。悲思湧來。眼欲泣血。祇以父行外出。兒等不諳世情。遂致遺恨。今日累吾母以劇傷。罪戾何若。罪戾何若。母今何似。兒腸斷矣。乞速諭知。並代慰安。湯頭目言。等需六枝槍。六千元取贖。限三日到人說項。不然卽行格殺。藉以附聞于吾最親愛父親之前。恭仰軍裁。男庸流待罪竭稟。外耘棘家報亦統此不另。十八日破曉。

書竟。即爲湯賊小徒王大頭收去。從此匪中每有所書。輒鄰余前。積威之下。而又不能峻詞以拒。自思俘虜。竟成匪窟。祕書爲之失笑。

時早飯已熟。彼中以「賞拳」相告。初不解。後始知爲「就餐」之意。是餐勉進半盂。藉以果腹。院中烹飪者。多韶齡女子。及蒼頭老婆。大率良家產。有時以磨麵使役若輩。狀殊不勝。至憐人也。而賊中惡少。三五傍環。指頸捫唇。淫語調笑。不堪入耳。彼嬌者流。惟賊首垂髫。忍氣受之而已。俄北廂羣賊復擁出少婦一人。御時裝。俯首不言。一賊延笑曰。『娘子與張四爺諧伉儷。此後福分正多。穿紅着綠。使用金銀。惟娘子意。不久白師長即來招安。吾輩皆將作官。四爺至低亦應營長。彼時一呼百諾。穩做營長太太。娘子觀四爺人材。堂堂六尺。美貌丰儀。性既和善。語又溫存。較之在海州城內。甘作打餅郎。不遠過之。』婦曰。『我南來探母。道復北上。當在郇圩南官田河舟中。爲君等攔劫時。已有就此間擇主而事之意。昨夕張郎見愛。我亦屬意。不過未敢先言。且得夫如是。今願足矣。昔嫁劉姓。固非所願。』言訖。衆賊爭呼張四娘不置。

余既爲匪窟祕書。於是每日代匪衆作「要廠」信。「催廠」信者。絡繹不絕。「要廠」者。迫人輸財之謂。「催廠」者。催其速繳。均匪中隱語也。書中詞句大都相類。其程式爲「速備銀洋幾千幾百元。或槍幾十幾枝。限三日繳來。如有半個不字。本大爺燒殺上莊。全村鷄犬不留。林木皆殃。：：下註某大爺告諭字樣。而此種信件。則大半投寄與彼等執譜之親戚故舊。用以索詐者。

夕陽冉冉西下。長夜又至。時將下弦。夜間無月。偕兄小話王溫二圩要廠事。姑慰悲懷。兄曰。『吾鄉從此休矣。在昔以吾圩與宋圩爲界。無跳梁之患。自東人視吾圩與宋圩。不啻樂土。一旦王溫有失。東人之難。亦將不免。』

『正話間。聞槍聲四響。犬吠猿啼。風撼樹。颯颯驚人。急附耳曰。『外間槍聲緊。得毋有攻者乎。今夕我縛以力抗。得稍鬆。速就我當爲汝解之。倘有使乘間得逸。』余唯唯。時槍聲益緊。守者宋兆昌携槍出。堂中僅二人在。無何。聞兆昌長嘯曰。『毋再發礮。此老梳頭馬子來也。』（老梳頭。匪首范如秀外號也。）

明日。庭中賊相告曰。『嚮者吳映選手。繫之丁家。昨已物化。現正忙殯事。：：』余兄弟聞之。不禁痛哭。適水牛皮至。乃勸慰。而悲愈沉。是日二餐不能下。約下午四句鐘。賊子溫兆廣架一財神（即被架之人）淘淘從外來。背負槍。手提棒。就堂前痛撻。棒如雨下。一賊曰。『此奴途中已折柳棍三矣。』溫賊益怒曰。『我幾攪其手。方初架時。盒槍彈發。將盡。黠奴乘我不及。挾鐮刀搶步奪我槍。彼雄於力。設非吳小爺疾趨前救者。吾已狼藉草地上。安得再蒞此與諸師兄共話乎。』莊哥請掃枝來不抽之。見血吾不休也。』莊乃一笑置之。旋曰。『休乎。彼雖偏強。明日當再處理。吾恐兄已憊矣。』彈引而去。守者周四告余兄弟曰。『先生見之乎。此間例財神至。除老人小兒外。必重筮。無幸免者。惟先生等破例優待。』語終止。八九賊復擁財神至。爭剝衣。反束兩臂懸樑上。足趾僅履地。吳賊映選手掃枝一束。前胸後背。直撻無完膚。呼號之聲。不絕卒聞。溫賊猶叫喝不已也。惻惻余心。立起劇變。覺在匪窟中。殆無人道之可言也。



鑽戒

詒孫

春色醉人的公園中。陳端甫和他的新婚妻。在梅花圃前慢慢的踱着。迎面走來一個青年女子。穿着一件翠綠色嗶嘰旗袍。頭髮燙得蓬蓬鬆鬆。覆在額上。一陣夾着花香的微風吹過。伊舉起雪白的玉臂。輕輕地掠了一掠頭髮。便向陳端甫的妻張蕙若招手。伊那一對靈活的眼珠。又略轉一轉。便問：『蕙姊。您好。』又向陳端甫說：『陳先生。我還沒有恭喜你。』陳端甫忙答道：『密斯金。多麼客氣。彼此都是很熟識的人。不必客氣。』正說着。三人都站住了。說說笑笑。同到清遠軒坐下。便有兩個堂倌來。問吃什麼點心。不多一忽。幾碟乾點心。都陳列在桌上。陳端甫倒了一杯茶。遞給金女士。伊連忙道謝。稍喝了一口。便取出粉鏡照了一照。向張女士道：『蕙姊。我兩星期沒有見你。你已經大變改了。』張女士道：『幼芬姊。你又來開玩笑不成。』金女士嫣然微笑道：『陳先生。你瞧她多麼會撒嬌。』陳端甫倒覺得有些難為情。答道：『金女士的話。叫我怎樣回答呢。』這時坐在那兒的張蕙若也覺得有幾分難為情。便道：『幼芬姊。你追林先生。慣着這樣吧。』金女士把綢帕掩着嘴。眼睛祇是向他們兩人瞧着。陳端甫道：『空話莫說。現在老林還在國強時報做總編輯麼。我多時不見他了。金女士恕我唐突。你們的吉期。已定了沒有。』金幼芬被他這一問。倒覺得難為情起來。便道：『你們倆一拉一唱。開我玩笑。我認輸了罷。』三人說笑笑。見天色大有雨意。忽忽同出公園。各自別去。

陳端甫的父親。是上海洋化銀行的經理。陳端甫既無兄弟。又無姊妹。從小時直到大學畢業。從來不知道金錢來路的艱難。他又醉心新法。主張夫婦的結合。須聽憑雙方的旨意。合則聚。不合則離。他和張女士結婚。已是他和女子結婚的第二次。但是他從娶張女士後。以為伊並不見得怎樣體貼心意。他從前在公園裏。和伊相識的時候。看見伊那種飄飄欲仙的姿態。未免被伊顛倒。現在朝夕相處。日漸冷淡。彼此都是似踩非踩的神氣。陳端甫從這天在公園中。見了金幼芬以後。在他心目中。視金幼芬像廣寒宮的仙女一般。伊的情影。深印在他的腦膜上。陳端甫又看透「天下祇要有錢。無事辦不到」的格言。他決計常和金幼芬女士周旋。這天陳端甫特約金幼芬上西菜館去。上燈時分。陳端甫穿着西裝晚餐的禮服。祇對他的妻說：『今兒晚上有飯局。不回來喫飯。』大模大樣跨上汽車。便到菜館。一面打電話催請金女士。一面差傭人去買來兩匣餅乾。不多一會兒。金幼芬居然來了。和陳端甫握一握手。便坐了下來。彼此談些本地的奇異新聞。席終。陳端甫從衣袋被取出一個皮面小匣子。交給金幼芬。并說：『這是一樣飾品。密斯金。請收下。不必客氣。』金幼芬既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祇說：『不敢收你的。密斯脫陳。你太客氣了。』彼此謙遜了一回。金幼芬見他情意毀毀。祇得收下。臨分別時。約陳端甫本星期六晚上。仍來這兒聚餐。這天金女士從菜館回家。走到自己房裏。要要

緊緊把這小匣打開。那知撕去一層紙。又是一層紙。連包上三層紙。最後一層紙拆開。見一方綢帕裹着。把匣子打開。只見一個鑽戒。被電燈照着。閃閃發光。金幼芬見了這個鑽戒。倒呆了。細看匣是兩層套着的。上層正好放一個戒指。把下層脫下。只見是一個金質雞心。金女士心裏想這陳端甫究竟懷着什麼心思呢。受了他這樣的重禮。如何答謝他呢。

到了星期六晚上。金幼芬又和陳端甫在西菜館相會。金幼芬因為受了貴重的禮物。對他表示感謝的意思。陳端甫以為贈給伊一個鑽戒和一個金雞心。居然得伊特別垂青。自度一番苦心。並不枉費。他又勸伊道：『密斯金。北京有一個女子美術大學。您如有意去讀書。我可以替你介紹。』金幼芬道：『我早想進大學。專修美術。陳先生倘然有機會。能替我介紹。我真是感激極了。』晚餐席上。商定了這個主意。一月中。金幼芬積極預備北上。伊的父母得伊力求上進。亦十分歡喜。伊的未婚夫林丹秋。原來是貧寒家出身。雖在國強時報做總編輯。仍係為人雇用的性質。每月收入並不豐。所以訂婚已久。尚未結婚。這次聽得未婚妻金幼芬北上求學。當然聽憑伊去。祇有那陳端甫。懷着別個目的。親自送伊到北京。整整在京遊玩了半個月。他倆因慕生愛。居然在北京組織小家庭起來。一切訂婚手續以及結婚儀式。一概從省。反正陳端甫有的是錢。雙方都以「精神戀愛的結合」自命。時光過得容易。忽忽春去夏來。剛巧金幼芬的未婚夫林丹秋。預備在暑期中結婚。在四月裏的時候。便託媒人通知金府。金幼芬的父親金瑞卿。是一個老學究。得了這個喜信。一要替女兒預備新奩。一面寫快信命幼芬回里。當四月十八日這天晚上。陳端甫正從外面回家。走進上房。不見幼芬。便問老媽子：『太太到那兒去了。』老媽子道：『太太不自在。睡着咧。』陳端甫不知伊為何不舒服。莫非一

切供給。不稱意麼。然而凡伊所要的東西。從來唯命是聽。伊的煩悶。決計別有原因。使走到房裏。只見幼芬滿面淚痕。和衣躺在床上。枕邊有幾張零亂的八行箋。陳端甫取在手中。看了一遍。見是伊的父親命伊回去結婚。陳端甫便道：『這事不難辦。你和林丹秋先宣告離婚。也就罷了。』金幼芬搖搖頭。仍面向着裏床。嗚咽飲泣。陳端甫又道：『我自有辦法。所困難的就是令尊面前。怎樣疏通。』金幼芬又把手搖搖。表示這個計劃不妥。陳端甫續道：『這個決不是難題。你放心。我勸你放心。』陳端甫想了好久。擬成兩個啓事稿。一是金幼芬和林丹秋離婚啓事。另一個是金幼芬已和陳端甫訂為終身伴侶的啓事。急電上海。託朋友花重金登各報。登載。『一個雷聲天下知。』林丹秋見了這個啓事。預備和陳端甫法律解決。但明知陳端甫既有財又有勢。如果花了幾個臭錢。無論什麼法官。誰也不講公理。對於有錢的人。祇要私下得着金錢。便模模糊糊辦理案件。敷衍過去。也就完了。所以林丹秋雖十分懊喪。但不願過分聲張。以保全自己名譽為第一着。

金幼芬的父親金瑞卿。見了報上這個啓事。氣得了不得。認為這事實任墮落家聲。想親自趕到北京去找幼芬。可是木已成舟。祇望林家不再究。也就完了。金瑞卿祇得當幼芬已死。照鄉村俗例。求媒人到林家報一個死信。也就解脫一切。那知林丹秋的父亲林倬。也是一個頑固老前輩。他聽說女家來報喪。決計命林丹秋到金家領神主成親。算是給他們一個凶兆。一場風波。不久就告平息。但這件事實的前後。彷彿是一齣滑稽劇。種種情形。偏偏報紙上又登了出來。金幼芬雖在京師。報紙上的新聞。豈有不曉得的道理。伊心裏委實十分難過。對着鏡子。顧影自憐。自己心裏想。大好身軀。依然健在。怎麼林丹秋當伊已死。抱着神主成親呢。無論陳

端甫什麼樣安慰伊。終不能解脫伊絲毫的愁緒。就在這年秋天。陳端甫回到故鄉。剩金幼芬獨居北京。半月後。陳端甫寄一封信給伊。信上說。『因事不克抽身。擬遲兩旬北上。』金幼芬以為他真有事。但伊一人寄跡異鄉。十分寂寞。常和家鄉的親戚及同學們通信。一天。接到伊的堂妹來信。說。『張蕙若已生子。陳君患肺病甚劇。其闔家和樂如恆。姊（指幼芬）隻身在京。究何為者。』金幼芬看了這幾句。深悔自己的名譽。被得隨望蜀的陳端甫毀壞完了。當伊接到堂妹信的時候。正是深秋的晚上。不禁有「向秋風隕淚」之嘆。過了二十多天。陳端甫竟沒有隻字飛來。這二十餘日中。伊的愁緒。從沒有片刻拋開心頭。再也

不料陳端甫是這樣感情之人。自己竟成為天望棄婦。忽忽經過兩月。這天金幼芬正在房中對燈讀林黛玉的葬花詩。以為世間的女子。是天下最多憐的人。而閨中棄婦。更是古今惟一的可憐虫。伊既想黛玉。更替自己可憐。只見一個老嫗子。送來一卷印刷品。說是郵局寄來的。伊打開一看。正是陳端甫的訃文。一陣心酸。眼淚如貫珠般的直滾下來。悲痛得剖心一般。長聲嘆道。『端甫。端甫。你怎忍得。』伊從袋裏取出一方綾帕。拭着眼淚。只見無名指上的鑽戒。依然映着電燈閃閃發光。伊禁不住又長嘆一聲。

嚶社

新箋

醒獅箋	英雄箋	百子箋	進步箋	鸚鵡箋	凌雲箋	愛神箋
平等箋	歡喜箋	美人箋	雙燕箋	飛雁箋	相思箋	籐花箋

■ 裝 合 種 十 ■

箋 合 璧

每束 均售 大洋 一角 五分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〇 二 號



一隻白母狗

凝冰

在這一年的春天。我家的一隻黃狗。大概是因爲性的衝動。在外面去引了一隻白母狗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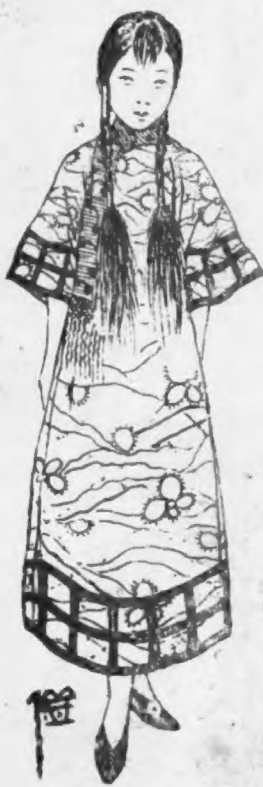
那隻白狗。居然還是洋種。一身雪白的毛。很有光彩。瘦瘦的腿。短短的尾巴。模樣兒還不討人厭。牠第一天到我家裏的時候。還躲在門邊不敢大膽進來。我家的黃狗似乎知道牠怕陌生。便去領牠進來。白狗跟了黃狗。在我們的院子後門廚房一帶。參觀了一下。黃狗似乎還

姑母從碗櫥裏尋出兩塊肉骨頭給牠們。牠們便在竈邊大嚼了一頓。晚上。姑母又將白狗安頓了一個住處。用一隻破木箱替牠鋪上了一層很厚的稻草。狗眼看人低。牠看慣了我們家裏幾個人。倒也熟識。可是有時遇到鄉下的佃戶到門口時。因爲他們穿着得藍縷一些。白狗便汪汪的亂叫一陣。膽小點的被牠嚇得不敢進來了。

夏令新裝

女子旗衫之盛行。由於美觀便利四季咸宜。下圖爲海上中上社會女子之時裝。質用淡色單綢。緣綴深色素緞。作格形邊。雅淨美麗。較諸綴珠邊花朵及蝴蝶邊者。大有雅俗之分。因寫之以貢女界之研究裝飾者。

(銳成)



咬着耳朵和牠說了不少話。或者是一處處指點給牠看。因爲我們不解得獸語。也就不知道牠們說的什麼了。

姑母在廚房裏燒菜。瞧見黃狗領了白狗進去。很喜歡。因爲伊本來就歡喜貓狗。天天料理拌貓食狗食。從來不曾覺得厭煩。黃狗瞧見了姑母。兩隻眼睛骨溜溜地望着。將尾巴來回的搖擺着。一會兒又將牠的身子在白狗的身邊擦着。大概他是替白狗介紹。

有時候。他在上半年人家正忙的時候。在出入必經的弄堂裏一睡。攔住了去路。剛趕開了一會兒。又睡下來。老媽子買了菜回來。只顧了手裏的碗。不留神踏了牠的腿。被牠回頭在小腿上咬了一口。深深地露出幾個齒痕。

小弟弟平日間也喜歡和貓狗一處。我家的黃狗因爲相熟了。就是小弟弟騎在牠的背上。牠也不動。還故意的將舌頭舐舐他的小手。他有時

去和白狗鬧着玩。白狗總沒有黃狗那樣的馴。

這天小弟弟因抱着一個的洋娃娃坐在門檻上玩。因為聽見姑母叫他吃瓜。便將洋娃娃放在地上。等他回轉時。原來白狗已經將洋娃娃腳在牆角裏撕得個稀爛。在小弟弟的心目中。洋娃娃就是他的兒子。眼瞧着被白狗撕壞。急得哭了起來。趕到牆邊。抱着那肢體不全的洋娃娃。因為氣憤的關係。便將小腳兒在白狗身上踢着。誰知白狗好像瘋了似的。一跳。撲倒了小弟弟。在他的手臂上很命的咬了一口。頓時在單薄的小衫裏。滲出鮮紅的血來。

小弟弟受不起嚇。直發了一個星期的寒熱。手臂上也調治了好久纔全愈。起初姑母也氣得什麼似的。要趕白狗出去。狗食也不替牠預備。偏偏我家的那隻黃狗竟會分給牠吃。牠雖然使我們對牠生惡感。可是並不

曾受到飢餓。

姑母常常對小弟弟說。「畜生是沒有良心的。你不要去和牠鬧着頑。」小弟弟起初因為手臂上的傷痕痛。牢牢地記着姑母的話。可是後來又忘記了。過了不多時候。高興起來。又去拖那白狗的尾巴。白狗有時也還裝出要咬的樣子。

狗雖然是比較其餘的畜生靈些。可是究竟是畜生。脫不了野性。你要他不咬人是做不到的。不過總覺得小弟弟太沒有記性。終久非吃牠的虧不可。

不久白母狗生了一窩小狗。於是小弟弟又起了忙。替牠們洗澡。造房子。可是小弟弟的屋裏。常有小白狗來玩。不是咬壞了東西。便是偷吃了糕餅。甚而至於隨處撒下幾堆狗屎。增加了小弟弟不少的麻煩。

春日過淑芳夫婦茶話

樊山

戰雲如墨壓京畿。十日金堂燕未歸。誰識填詞李鍾隱。圍城猶念蝶雙飛。
花落春城雨洗兵。平安先問女門生。深深庭院薰香坐。接葉安巢兩箇鶯。
清朝口出畫樓東。都道羅敷選婿工。多少東園舊桃李。並頭還讓鶴翎紅。
未須憂米復憂柴。重抱青編問字來。銷得連旬風鶴懼。櫻桃花底試茶杯。